

秋官志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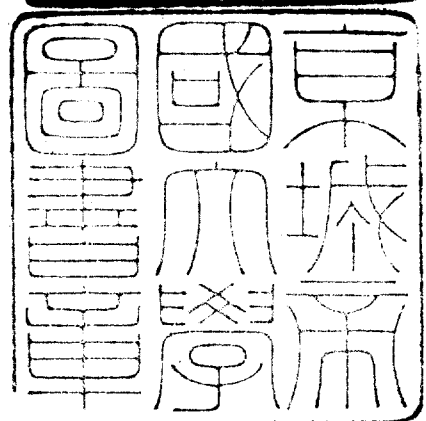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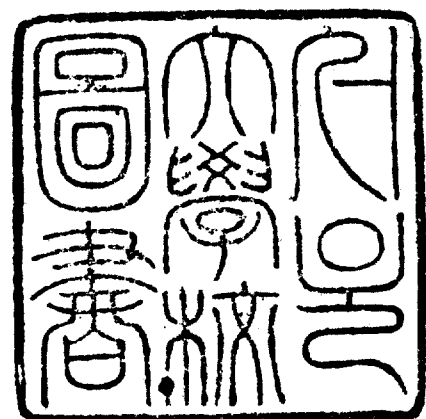
圖書番號	朝	5
（カード番號）		
（一部冊數）		10
（書架番號）		
朝鮮總督府		

奎章閣圖書	
部別	分類記號
	圖書番號 賈 1012
	一部冊數 10
	內別番號 2
서울大學校	

秋
官
志
二

The image shows a document page with a grid-like structure, likely a ledger or form. The page is heavily degraded, showing significant noise and artifacts. The conten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poor quality of the scan. There are some faint, dark shapes that might be text or markings, but they cannot be reliably transcribed.

1012
10
2



秋官志卷之二

詳覆部

啓覆 附檢驗 同推 訊杖

倫常

朝鮮總督府圖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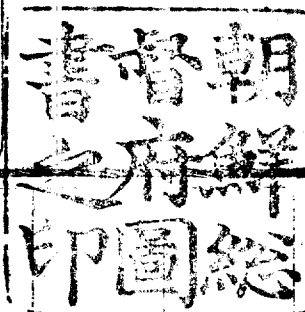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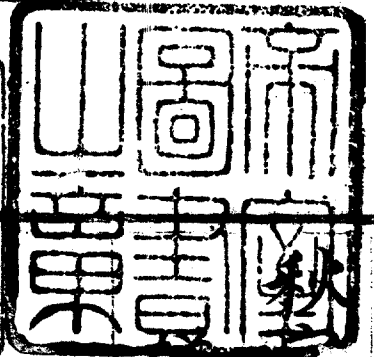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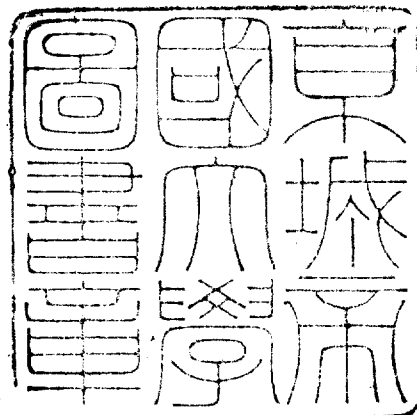
京城府國史館圖書印

皇朝文獻通考

帝圖書印

出處

大正三年 啓覆



官志卷之二

評覆部

啓覆 附檢驗

同推

訊杖

倫常



張五



詳覆部

啓覆啓目規式

世宗元年一則

二年一則

十二年一則

顯宗十一年一則

肅宗十年一則

四十一年二則

景宗元年一則

英宗二年一則

五年一則

十二年一則

十八年一則

二十年一則

二十二年一則

二十三年一則

二十六年一則

二十九年一則

三十五年一則

今 上二年一則

七年一則

獄案修啓 七則

附
檢驗

初檢甘結規式

覆檢移關規式

初檢規式

京司檢驗

京司檢驗新定事目

檢驗雜式 十二則

辜限加定 三則

附
同推

肅宗二十一年一則

英宗二年一則

今 上元年一則

三年一則

十三年二則

附訊杖

世宗三年一則

肅宗二十二年一則 三十四年一則

英宗二十一年一則 二十四年一則

今 上元年一則

釐正刑具

釐正棍制

卷之三



啓覆啓目規式

刑曹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向前某亦

隨其所犯稱

某節次

既已箇箇承服依例同推考覆親問結案取招為白有置係是一罪依法典照律報議政府詳覆施行何如

年號幾年某月某日判書

臣某

刑曹判書

臣

某等謹

啓為照律事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照

律令是白乎矣某律某手本內云云是白乎味手本及推案並以報議政府詳覆為白乎矣同府回答關內所報律以抄 啓亦為白有置向前某罪狀乙良右律以施行為良如教喻乃謹具啓

聞 伏 候

教 旨 謹 啓

年 號 幾 年 某 月 某 日 判 書 臣 某

初 覆 付 標 自 政 院 付 標

刑 曹 判 書 臣 某 等 謹 啓 為 刑 決 事 粘 連 判 下 是 白 有 亦 向

前 罪 人 某 後 名 某 罪 狀 乙 良 再 覆 施 行 為 良 如 教 諭 乃 謹 具 啓

聞 伏 候

教 旨 謹 啓

年 號 幾 年 某 月 某 日 判 書 臣 某

三 覆 付 標 自 本 曹 付 標

世宗元年禁府啓曰宮人盜御庫財律當斬 上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殺人不可輕凡死囚必三覆今宮人盜財下吏斬之不使覆奏非所以示後世法也 上嘉納命立禁府三覆之法二年 教曰凡死罪必三覆者所以重人命刑曹於二覆以後更不考原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今每啓須憑原券以聞

十二年 教曰人君代天理物當順天道故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人亦云季秋後請死罪今於秋分前奏覆待時乃刑者誠恐留滯犴獄也然初覆既奏便是獄成有違古法自今凡干死罪待秋乃啓

顯宗十一年當覆死囚大臣以都中痘疫方熾有妨引接外臣

請停 教曰今歲以此不行明年以此不行則彼罪人皆為圖
圖之魂而後已非為國之道不許

補

肅宗十年校理申啓華所啓啓覆時禁府刑曹文書有輪示三
司之規而疏決時則不為輪示禁府文書則係是朝士之事故
或得於聞見或憑於朝報而至於刑曹文書未知其委折三司
殊無入侍之本意此後依啓覆例禁府刑曹文書疏決時亦輪
示三司何如 上曰依為之

四十一年 教曰癸甲兩年啓覆連因事故不得為之若或應
死者徑斃未免失刑可原者瘕死亦甚可矜今年則三覆必欲
趨冬前為之分付刑曹而行刑必待季冬舉行

先是啓覆無定限叅贊官徐文重啓曰啓覆時月取考日記
仁祖乙丑九月本院引秋分後春分前啓覆之例稟定於九
月初十日而因當八人貧座次更考實錄則啓覆舉行者一
則二月二十五日一則三月十七日以此見之 宣祖朝則
不拘於春秋 仁祖 孝宗朝議行於九十月矣今之必行
於冬至後者未知何意而窘迫淹滯誠如大臣所達自今秋
分後卽為啓稟以九十月間擇日而罪人行刑必待季冬以
遵法文之意 上從之

景宗元年三覆時右副承旨鄭亨益所啓今日三覆斷死刑只
是二人雖是刑措之世誠不為過而非京外死罪之甚少而然

也近來國綱解弛諸道同推慢不舉行終未取服外方同推未準次則主推官同推官論罪之意令該曹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英宗二年初覆時左承旨李顯祿所啓啓覆罪人中慶尚道有梁山晉州罪人全羅道有沃溝鎮安罪人平安道有成川罪人西路雖有撥馬而湖嶺只有步撥無以及歲前別定禁軍罔夜下送何如 上曰平安道以撥馬下送兩南則別定禁軍以送可也

五年本曹啓目啓覆罪人順方依律事 判下矣卽當舉行而律文內死囚已覆奏應決者聽三日乃刑云依律文三日後待

無故日舉行外囚三覆後依律罪人等待季冬趣立春前行刑之意分付諸道何如 傳曰允

十二年 傳曰吁嗟漢唐下於三代而猶於唐時囹圄空而鵠巢樹以予涼德每年啓覆其數夥然教化之不行據此可知刑期無刑之意亦焉在每於啓覆不覺赧然其命依律心焉惻傷咨方伯守令其宜審恤勅同推理寃獄

十八年 教曰欽刑王政之重者而因其眩氣尚至於今月其欽其恤之道雖過此歲其何慨惜而但若有傳輕者一逾其年又將周年豈王者所忍哉且時日雖若干差違其果歲前正法亦何晚也而不觀農作圖乎吁嗟吾民休息惟在此月渠雖蹈

法其族屬何累焉陽復于地其將幾日故昔之帝王以陽復後行法其猶難矣况陽復已過差晚舉行將行法於歲末之間乎此亦王政之所不忍故於秋官之批畧示微意而連值齋戒尚不有命循例擇日而晚矣不卜日初覆十一日再覆十二日三覆十三日為之其雖命日臨時量力既諭都提舉矣而多官入侍益所以重其事而漫職備位不過文具一時起伏似欠誠實存舊例之道雖存其式隨時沿益古昔亦有今番時原任大臣政府六曹京兆薇垣栢府儒臣外漫司入侍權減一以為將攝一以精講確

二十年 上曰集示之律初無遲晚考音之事云雖有寬其可

復言乎此後則雖一罪必以律名先為言及後始為捧俦音使
罪人曉然知其律名

二十二年本曹判書申晚所啓罪人行刑必以季冬舉行事載
於續大典矣諸道中京畿則罪人所在邑不過一日程自本曹
知委請以依續典待季冬舉行之意分付 傳曰允

二十三年左議政趙顯命所啓啓覆漸近矣大辟處斷何等審
慎處而浩大文書必於前一日來示故一夜之間不能盡見人
命所關未免草率此後則啓覆文書前期來示大臣事定式何
如 傳曰允

二十六年 教曰啓覆王政之重者因其靜攝再次逾年其可

依法雖不可言若或有傳輕者而徑斃囹圄此亦感傷之一端
曾於昔年三覆之後恐或抱冤命大臣諸臣更考以奏傳生者
多况初不為者乎令秋官持啓覆文書遍示時原任大臣後大
臣秋官及儒臣兩司同為八侍以決

二十九年初覆時 教曰予益衰耗又當歲暮此心難抑而况
啓覆替行既有丁酉代理後已行之事故心有所持疑遲滯于
今若過今年正法者之幸免雖非王政猶不殘忍若或有傳生
者而又踰此年物故囹圄此豈王政之所忍白首暮年實愧唐
宗故強抑所持命元良侍坐誠心詢問俱已下教面諭元良而
竟夕費心神氣蕭然若又再行誠難靜攝詳諭八侍大臣諸臣

三覆一依丁酉聽政後例舉行噫大臣秋官於初覆推案莫曰其君之已指揮其當依律者再三考案起疑而三覆推案中吉福才外當依律者亦為詳細考案導我元良初政欽恤之惠

三十五年左議政申晚啓曰今年刑曹啓覆文書例當修整而所入紙地殆至四五百卷每年請買戶曹舊陳白綿紙而用之矣今則防塞故頃日刑曹判書金 請使三南量宜別助則

自 上以為三南區劃為弊必多令備局從便區劃事啓下矣在前自本曹措備用之未有自備局區劃之舉無前之事今難剗開矣本曹形勢果如此則 御覽件外自大臣政院件以下并低紙品字小行密而書之則必多省費矣以此分付何如

上曰自御覽件以下並低紙品可也

補

今 上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諭刑曹曰理獄莫難於讞獄亦

莫難於折獄故等是死罪而有斬與絞之別又有待時與不待時之分蓋欲於讞獄之始方彼此此或直斷或旁照俾無錙銖之或差於折獄之後也書曰惟輕非輕有倫有要不其然歟自唐世斷死刑也獄具而錄奏臨決而詳覆及其行刑之日天子齋居食素不舉樂示民以哀矜惻愷之意也我朝用是制每歲季冬斷死刑先三月詳覆覆必三焉自政府署事之規罷政歸法曹詳覆之法但行於待時之囚不行於不待時之囚是豈立法之本意也哉雖就目下事言之有不待時行刑之囚而謂無

重補

詳覆之例致有擬律不審莫能糾正之弊可謂疎漏之甚者凡大逆不道及罪犯綱常之類大臣莅鞠三司按獄猶有詳覆之意至於不待時之囚大臣三司不得閱實其事但以一律官之見攬鄒律文構案而上于獄官獄官曾不索思涉筆點位署惟勤焉何其慎於待時之囚而忽於不待時之囚也今後須遵舊制雖非待時之囚自卿曹議讞報議政府議政府更加詳覆始許登聞則讞獄之體不期重而自重折獄之道不期慎而自慎咨爾卿曹照此遵行

揭板本曹堂上廳事

七年同副承旨趙興鎮所啓啓覆日子今已擇入而在前歟荒之時多有退行之例今當灾年不可循例舉行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然則退行可也

重補

獄案修啓

今 上六年 傳教內諸道獄案道各異例或不書罪名或不問切隣與保授或初覆檢驗殊例或根因詳畧不同此後指一定式曹草記罪人啓本先錄罪名次錄檢狀又次錄應問各人招辭使諸道以此遵行 傳曰如是定式實為簡當依此分付七年 傳曰今年春夏六朔所決獄案雖已過時使之作冊書入自昨年至丙申亦皆依此凡例書入事分付該曹該府堂上躬自坐檢而郎官則分年抄編事一體分付又 傳曰庶獄庶慎帝王之令節而予則燭理未周每決一案輒不免顛錯以是之故日前筵中以今年決獄文書逐一条列陳聞之意面諭刑

官而此不過一張休紙無以便於考閱凡官職遷除財用出入啓況此刑獄決折大而關殺活小而係苦樂理宜十分審慎豈可以已決而更不屢致意也今後禁府刑曹所決獄案無巨無細抄錄肯綮待月終錄啓啓下後每年季朔都謄一冊以啓夏秋季朔不必別作冊子春季朔冊子請出添書以八一依吏兵曹之大政攷戶曹之財用簿禮曹之講製案例爲之事永爲定式

同年本曹啓曰月終錄啓今日當爲入啓矣 御覽冊子以罪囚輕重分類以書故月終文書亦依此例爲之而文書修正之

際甚多窒礙今後則以日子先後從次第入錄待等末依前分輕重載錄於御覽冊子似好故敢達矣上曰依為之此後月終則只錄梗概御覽冊子則細錄顛末可也

同年因黃海監司沈念祖啓本傳曰特教行查他道則方伯親執為之獨於本道必以定查官豈其道例各有不同而然乎此等處宜有均一之制卿曹相考各道文案定式行會曹草記松永獄事判付查官以剛明人差定會查本縣故使查官查報者似由於此此後凡係一律重囚之因判下行查者道臣親執按查啓聞事定式行會諸道何如傳曰允

八年傳曰京囚完決之後有本曹日次公事猶可常常披閱

至於外囚一番錄啓更無參考之道殊非一視之意此後諸道錄啓死囚區別分編謄置冊子一件八啓一件曹上新錄啓之類當道冊子中次次添錄或有疏決者原冊子拔出事著為定式入啓冊子請出修正一依決獄案例舉行事分付

同年 傳曰諸道錄啓文案摠數為百數十度矣草本朝已取見其中可以傳生者留中可以爛商者各於文案付籤書下三堂分掌諸道具意見粘尾書進如有與成獄時道伯商議處前伯意見亦粘尾以八大抵郎官皆是來頭作宰之人也且欲觀其意見識解之如何原文案隨啓下先令郎官具意見粘尾後堂上更具意見粘尾以入

十四年右承旨八侍時筵稟定式內錄啓案雖一度隨到請出
修正以入而不必郎官詣闕請出以某道某邑某罪人錄啓修
正之意書于標紙使執吏納于政院政院招司謁請出諸道徒
流案則一併以仲朔請出修正以入事定式



補

檢驗附

初檢甘結規式

某年某月某日甘結右甘結為星火舉行事某人名呈所志內或白活內或某部牒呈內云云事據如是發甘為去乎到甘即時到彼停屍處依例檢驗後實目懸錄牒報以為憑處之地為乎矣萬一遲緩甘罪不辭

某部 惠民署 典醫監 平市署 典獄署 律學廳

覆檢移關規式

刑曹為相考事節呈某人名呈所志內或白活內或某部牒呈內云云事據如是移關為去乎到關即時到彼停屍處依例覆

檢後實回懸錄回移以為憑處之地宜當向事合行移關請
照驗施行須至關者

右

關

漢

城

府

某年某月某日

堂上

手決

初檢規式

某部為初檢事刑曹甘結據部屬某坊某契居某役某姓名屍
身部以初檢亦為有等以某年某月某日某部某官某醫負某
檢律某書負某一同停屍處某坊某契近處到彼為乎矣上項

某屍身乙在置於某處為有去乙移出路邊某方頭某方足仰
卧在置結裹段空石幾立衣服段某衣一某袴一從其數其年
某歲量身長幾許尺寸頭髮長幾許尺寸两眼開合與否口齒
開露與否兩臂伸直與否兩手握與否兩腳伸直與否脇肚膨
脹與否身體肉色變動與否是去乙用醋水法物翻轉洗淨檢
驗為乎矣同日推考次屍親某役某年被告人某役某年洞任
某年白等刑曹甘結據某屍身部以初檢時矣徒等對衆看審
則仰面段某傷處云云合面段某傷處云云是去乙用銀釵試
驗兒角水楷洗插入死人口中與穀道移時取出兒角水楷洗
釵色變不變是白置相考處置教味白齋同日推考次屍親某

年招辭云云被告人某年招辭云云同日推考次五家長某役
某年某役某年某役某年某役某年白等刑曹甘結
擬某屍身已部以初檢時矣徒等對衆看審則仰合面傷處有
無是遣與屍親某等招辭無加減相考處置教味白齊為等如
刑曹甘結及各人等招辭是乎等以某實曰致死為有置屍悵
並以粘連牒報為去乎相考處置為只為合行牒呈伏請
照驗施行頑至牒呈者

右

牒

呈

刑

曹

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初檢某官姓某具啣

重補

京司檢驗

今上八年傳曰殺獄成案事體何等至嚴而京司規例反不如外邑初覆檢則狀辭既甚踈漏推覈亦不以時甚至成獄文書無一字跋語雖以本曹事言之部府報來之後一番例推任他經過了無審閱之意前叨者襲謬後來者效尤一年二年出場無期如是之際安保無瘐死之冤乎觀於今番獄囚安宗玄之致斃而渠之罪款有無姑舍是未必不為干和之一端且考時因錄啓昨年再昨年成獄之類迄未完決京司為表正之地而怠忽如許豈非朝廷之羞耻乎繼自今宜定劃一之規初覆檢狀結語及限內行檢等節一依外邑例為之本曹完決亦

無得延拖而坐起時無端闕推則該判堂削職該房郎官為先
汰去出付該府以為照法勘處之地此傳教載之刑房故事該
房承旨依此直捧傳旨亦令禁府刑曹載之受教

揭板本曹
堂上廳事

重補

京司檢驗新定事目

京師四方之表準而所以治殺獄者極其疎漏該部
官例行初檢京兆郎例行覆檢而只以緣何致死數
字懸於實因之下被告元犯外絕無推捉取招之事
意見從以闕焉到秋曹後始為究覈而所謂究覈殆
無期限有罪者久稽於置法無罪者反滯於在囚惟
我聖上以京司獄案之大失格例特令廟堂金

吾秋曹之臣聚會商確著成條式以為永久遵行之
道應行節目並為條列于左

一初覆檢則當部官及京兆官依例舉行而從前檢案之不能
依樣專由於各部書負不解事不識字之致此後當部初檢
時定送京兆執吏京兆官覆檢時定送刑曹該房執吏如或
三檢時刑曹郎廳率覆檢不叅之他房執吏進去

一初覆檢之不得相通法意甚嚴今此京兆秋曹吏之替送蓋
出於不得已而如或私自宣泄潛相漏通當該下吏刑配

一初檢時檢官到停屍處開檢前屍親與被告人及應問各人
等處發問目取招仍行檢驗檢後取再招而初招與再招有

違錯之端則只當問人或取三四招或令面質以為歸一之地檢官仍以意見懸錄實因區別其正犯干犯尾陳跋辭務從纖悉

一覆檢時並一依初檢時例舉行而覆檢狀來呈秋曹後堂上論理題辭干連中可放者放可囚者囚

一檢後不多日內卽為會推而初覆檢官秋曹堂郎一齊會坐發問目嚴訊反覆詳覈十分無疑然後始為完決入 啓

一檢後不卽會推會推後不卽完決延拖時月者當該郎廳施以制書有違之律如或判堂有故不得舉行則自本曹草記以稟

一法物洗淨銀釵試用並依無冤錄舉行而雖至覆檢後屍身則姑為灰封守直秋曹題辭出給

一初覆檢狀如有疑端則草記後三檢自是前例而待啓下舉行之際或致遲滯此後一邊草記一邊舉行

一三檢後檢驗不實之官負醫律生下吏等會推後卽為論罪

一一番會推後雖有更覈之端他司檢官不為來待

一覆檢則不待秋曹知委初檢官直為移文請來舉行

一初檢時干連看證之當問者定送京兆吏五六人預待於檢所一從檢官分付舉行如有慢忽報秋曹嚴刑懲礪正犯如或逃躲則卽地秘移捕廳以為當刻內掩捕之地

一秋曹日次卽是一月六次如或一月內無故未滿三次者依
外方闕推例自政院察推

備邊司啓曰殺獄事詳考外邑叅以京司見行之制或節目以
聞事 命下矣臣等與金吾秋曹之臣往復商議成節目別算
書入之意敢啓 傳曰事目大體詳備而今審定式本意專在
於除滯獄之弊也觀此事目諸條則完決條中無端滯獄經月
踰歲不卽決折者當該堂郎論罪一款不可不添入更為磨鍊
入啓可也至於日次罪人之或有閱月不訊推之時此亦及今
定制俾勿如前因循可也

檢驗雜式

補

仁祖六年固城前縣令李惟宗以殺人罪人徐武生逃躲之故欲免其罪以他屍代檢禁府啓辭凡殺人罪囚逃亡其守令不過罷職而欲免罷職之罪掘人塚墓覓屍代檢請以當律嚴勘依允

肅宗十九年 上覽湖南殺獄按問多疎漏乃 教曰殺獄之最緊重者莫如檢驗一有不明死生係焉可不詳審乎間有外方守令厭其親審付之下吏因緣用奸任意增減獄事遷就至有數十年不決而瘦死者此怨寃之所由興也予甚惻然其令該曹知委諸道自今以往該官必親自開檢一從無寃錄毋或有難明未盡之意

英宗二十八年 教曰子曰使臣以禮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今因而乃覺此後關係鞫獄外定配物故中宗勲之臣及文蔭武下大夫以上曾經侍從之臣勿為檢驗事載於受教

四十年 親鞫時 傳曰故貳相李貴言若非霍顯王章之及於婦人其宜審慎此後勿論正職雜職其妻及名以兩班者之妻雖犯殺人而正法勿為檢驗事定式舉行

四十七年 教曰檢驗雖不實詞證俱備則不當追檢况已埋者乎噫周文其猶掩骼今則至於白骨檢驗予則曰當之者無異再被殺人或有不償命者事之殘忍莫此為甚此後殺人而匿埋者依例檢驗後自官埋置其他已瘞者勿檢事載於受教

補

今上元年 教曰昔我 肅祖之教有曰殺獄之最緊最重者莫如檢覆間有外方守令任意增減獄事遷就至有數十年不決瘦死獄中者自今以往該官必親自開檢一從無冤錄無或有難明未盡之患亦惟我 寧考之教有曰檢驗雖不實詞證具備則不當追檢況已埋者乎周文其猶掩骸今則至於白骨檢驗予則曰當之者無異再被殺人或有償命者殘忍莫甚此後殺人匿埋者依例檢驗後自官埋置其他已埋勿檢大抵聖人之言也重民命恤刑獄之意藹然於辭教之外 傳曰先王斯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斯其非歟予於是三復百回不任莊誦激仰也向於賓對相臣之奏以為自有 先朝掘檢

之禁令京外不敢開掘按檢不無幽鬱之慮予於其時只知

肅祖之教未詳 寧考之教故意以為然詢于廟堂爰及三司

至又有重臣欲許掘檢則今日以前當屬令前之對矣繼又玉
堂劄請掘檢予意亦以為然擬欲定制而未果者出於慮遠之
意也況當悶旱之日其所審恤之道尤宜靡不用極取見 先

朝受教則 寧考之盛意亦只是 肅祖之聖意而非為禁掘

之教也向者相臣重臣之奏與夫玉堂之劄亶亦不外是也近

來京外之不得掘檢者特以掌獄之官不能詳悉頴略於受教

之致大抵無冤錄掘檢之法欲防私和匿埋之弊則 先朝受

教中殺人而匿埋者依例檢驗之教豈非 肅祖受教中一從

無寃錄之教也歟今有議者或以下句中其他已埋者勿檢之
教為朝禁而此有大不然者此卽指白骨檢驗之謂也今則別
無申定令甲之事一依兩朝受教遵而行之至於久遠之掘
白骨之檢藉此申明之令爭起互訟若有紛競之端甚非先王
欽恤之本意也今日以前已埋者便屬令前切勿輕易舉論此
後又或有年數已久可以掘檢者亦勿經自開檢必也啓聞後
為之事定式施行知委京外

三年尚詰為領議政時啓殺獄檢狀何等嚴重而抱川縣崔孝
大成獄獄案初檢實因則以先病後打懸錄覆檢則以不得已
被打致死懸錄三檢則以被傷致死懸錄如此檢狀皆違格式

其在重檢軀懲後弊之道不可置而不論三邑檢官並拿問處之其時道臣罷職何如 傳曰允

重補

六年因順興金致乞殺獄曹啓 判付內因此而有提諭者按殺獄者每以行賂私和作為彼隻之斷案而殺獄裏面至細至密雖使檢官用法物行檢疑晦之端十居五六或至於三檢四檢則蠢蠢者何知其傷處有無乎言詰毆打渠雖有犯而元告咆喝行將告官則不問曲直私和圖生人情之常也受者罪固難赦與者情或可恕倘或不審傷痕之淺深緊歇而執此私和一事直歸之真賊大非綜核之政按獄者不可不察卿等以此惕念仍將此意申飭諸道

重補

九年因熙川徐必守殺獄狀啓 判付檢驗參差誠有不審之

失而比之互相通涉無一相左反復勝焉初檢官拿處安徐

重補

十一年以龍崗金履默獄事道啓初檢官違例設刑勒捧招辭

覆檢官苟令初檢強為彌縫之罪令該府勘處云曹回啓檢驗

自有常格雖元犯不得下一杖況於看證賈以惡刑勒取其招

裁覆檢官一循初檢如印一板安在覆檢之意裁初檢官龍崗

前縣令權裕覆檢官三和前府使李格拿處云 判付依回啓

施行

重補

十二年祥原吳召史擊錚原情內女矣夫金冠玉與崔仁成言

詰後仁成病死埋葬七日後邑吏等窺占賂物瞞告邑倅掘檢

成獄而仁成妻子非但不為告官又陳矣夫曖昧之狀終至周
牢矣夫恟於周牢隨問誣服云本道查啓元犯之酷加周牢屍
親之威脅惡刑前所未聞云曹回啓 判付兩官檢事不可但
以乖悖言為先拿問捧口招重勘之意分付該府殺死之獄關
係至重則拋却正犯屍親看證等許多應問當覈之歧忽從一
時廉問做此無前駭舉非但檢官罪狀所謂廉校之種種奸狀
明若觀火道伯親執嚴刑取服狀聞本道更查廉校崔昌極含
憾於不給賂錢補以廉問瞞告成獄之事初欲抵賴及其嚴訊
不敢粧撰一一輸款云曹啓 判付內吏胥翫法以為姦朝家
嘗於蘓明允衡論三復玩味本獄情姑且舍是刑吏鄭益桓之

重補

以埋久發變之屍首勒執實因於無可執捉之痕損者真所謂
翫法之姦胥人命所關何等至重而么麼小吏惟意售巧厥罪
有浮於殺人嚴刑三次限滿次次準次遠地充軍該倖鄭烱已
令王府拿致具格痛繩以懲京外獄官徑情弄法之弊廉校崔
昌極惹疑於不當惹之地索賂於不當索之人轉生無限葛藤
至使無辜橫罹此而歇治平民何以措其手足亦令道伯親執
嚴刑降定殘驛軍伍除非大霽切勿舉論以此判辭令廟堂滕
關嚴飭諸道伯俾各其管下邑宰知所著念

十三年因樂安孫病入老味獄事 判付檢驗事體至為嚴急
雖在冬節寒凝之時固不容畧刻少緩而觀於過去守令之在



他地方亦為行檢之法可知則順天光陽寶城三倅之互相頌移至使夏月屍體腐爛莫憑者誠極痛駭該道臣之不卽狀勘只治刑吏失之太寬從重推考三邑守令待稅穀畢裝發並卽拿問定罪舉一可以反三自卿曹以此判付知委諸道若有檢驗時謀避報來者毋得掩覆直以依定式拿問重勘之意措辭狀間事嚴飭行會仍載本曹受教

重補

辜限加定

今上元年本曹判書張志恒所啓泮人鄭漢龍以環刀擊人
膝骨半落被傷人因本傷致命律文中以折跌肢體破骨墮胎
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今其致命過限一日而大明
律附例有元辜限五十日外若因本傷致命則加限二十日之
例而先王朝戊子傳教中殺人辜限其法甚重一或低仰
民何能逃其於附註不過一備本事雖若此者其宜奏請而况
傷處雖未復常或因他而致命則皆用此律辜限之律其將去
之乎受教既如此臣曹不敢擅斷敢此稟達下詢大臣何
如上曰卿等之意何如尚詰為頌議政時曰雖云加一日環



刀之破落膝骨致人畢竟殞斃者其為殺人無復疑端 先朝
戊子 下教不過申飭今此漢龍不可不依法成獄矣左議政
鄭存謙曰如漢龍之以刃行兇仍至致命者不為成獄則豈有
償命之法乎 先朝下教申飭臨時低仰之弊則今何可持疑
於依法償命之獄乎右議政徐命善曰漢龍之成獄更無可疑
矣 上曰卿等之所奏是矣漢龍之以刃斫人自初既有必殺
之心其所成獄卽生道殺人之意依例舉行可也
十三年稷山徐驗徵毆踢金於仁老味第二十一日致死道啓
判付辜限加定既有奏請後施行之律文則無一辭徑自成獄
大違常格前後道臣並緘辭從重推考

十四年槐山趙學誠縛打鄭元世第二十七日致死道啓三懸棗木五灌盆水內致撞傷外觸寒感終至殞命而加用辜限載在法典令攸司稟處云曹回啓判付辜限濶狹雖在法典而係是罕有之例移報政府僉議無異辭仍以行會七月別諭當初判付已示然疑之意而辜限加用雖曰法文毋論京外曾不一番援用若或因此初行則今後當次次援例加用殆無定限律之以古人子時刻前後區別之文終非容易議到處特以學誠之殺越情節至為慘毒故姑依大臣之獻議而朝家之不欲濶狹斷斷出於開荆棘之深長慮况學誠之毆打卽是手足而廿日之限過已久矣成獄償命斷非可論學誠在囚地方官



處卽為分付使之曉諭判付辭意後放送

同推附

肅宗二十一年本曹啓目黃海監司李徵明啓本殺人罪人張天翼平問之下萬無取服之理事當刑推究問而係是堂上朝官差定同推官使之刑訊事體如何更令攸司稟旨矣文武官拷訊觀察使啓聞載在法典昔年濟州判官金兩以殺人之罪囚禁於水原府累年刑推已有前例今此張天翼自本道定推官刑訊得情之意回移何如 判付依允

英宗二年本曹啓目觀此全羅監司李瑜時囚罪人開坐啓本則凡同推一朔三次舉行別有申飭而終無實效事甚稽緩此後一月內一二次舉行者從重推考連三朔內全不舉行者特

為罷黜可笑以此永為定式知委諸道誠合事宜矣 判付依
允

今 上元年 傳曰外方同推每朔不準三次則主推官推考
而京司非外方之比月準三次絕無而罕有未知前例即為問
啓本曹啓曰凡同推刑訊之規外方則續大典有每月三次之
法京囚則元無定式次數故自前每朔六次為之而每朔之中
常多不得用刑之日逐月刑訊之數或多或少常不滿六次之
意敢啓

三年本曹判書鄭好仁所啓月三同推法意甚重而近來外邑
視若尋常或不無例刑之弊雖以今番審理見之情節亮慘更

重補

無可疑者亦多抵賴延拖之類甚非成獄償命之意發關諸道各別申飭何如 上曰所奏甚是依此嚴飭

十三年本曹日次啓目 判付內苑囚數多次第訊推動費數日如是則一月六推將無如式之時此後若值短晷或盛暑雖未一一準式而外此諸堂備負時一堂與一郎分掌拷覈未知如何從便商量舉行

重補

同年因殺獄查啓 判付內大抵近來本曹於死囚之獄看作等閑非但月六不準式並與月一推而不為如許司寇將焉用諸如是而外方之卧推與不準次何以禁止乎此後月終錄啓以今朔幾次訊推罪人名下懸錄如或未準三次該堂則請推



該郎則請拿事定式該房知悉載之故事以懲獄官怠慢之習

訊杖附

世宗三年定訊杖一次三十度為式時訊杖無定數判義勇巡禁司事朴嘗以為訊杖無定數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啓請定式肅宗二十二年教曰大臣以刑曹訊杖太歇難以取服為言而禁府刑曹法杖自有定制法杖之以用柳木者蓋有意也法司刑杖與鞫有異鞫獄之外本無一日累次之刑豈可以難於取服遽變杖法此路一開後弊無窮且大臣以服念要囚不易旬時為言而凡罪囚必待其輸情然後方可致法豈可以時日之近久為慮乎雖以逆獄之重未承款之前不得致法例也但當謹守祖宗成法不可容易變更也

三十四年 教曰人命至重雖大辟應死之人必有詳覆之舉祖宗朝設法之意豈偶然哉惟其如是故刑杖訊杖笞杖之制莫不各有大小輕重之別屢經兵亂法制墜紊苟有官威者恣意濫用乃敢以刑杖為歸怒之具務大其杖無復顧忌邇遠僻絕之處此習尤甚無告殞命傷和氣積怨讟莫甚於此累度申飭而朝綱不振人莫嚴憚舊習猶存良可寒心凡京外用刑非軍律則切勿用棍獄訟亦無久滯各邑各鎮如有違犯朝令不謹奉行者啓聞科罪

英宗二十一年 傳曰刑訊一日無過一次推鞫事體莫重雖有輕重之分一日無過二次

補

二十四年 親鞫時 傳曰大抵訊問之規訊前無捧手寸之事使渠不知而刑訊非欽哉之道也此後訊前必捧手寸以此定式之意其令王府知悉亦為分付秋曹

今 上元年作欽恤典則釐正京外枷杻刑杖

詳見第一編律令條

釐正刑具

大明律管長三尺五寸 大頭徑二分七釐 小頭徑一分七

釐

以小荆條為之須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如法較勘毋令勑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

杖長三尺五寸 大頭徑三分二釐 小頭徑二分二釐

以大荆條為之亦須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如法較勘毋令
舐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簪受

京外行用並以此為準毋敢違越

訊杖長三尺五寸 大頭徑四分五釐 小頭徑三分五釐

不用

經國大典訊杖長三尺三寸 上一尺三寸則圓徑一分 下

二尺則廣八分厚二分

以下端打膝下不至腫肋一次無過三十度

用營造尺

京外行用以此為準毋敢違越而長則依 大明律以三尺五

寸用之

上加二寸

續大典推鞠訊杖廣九分 厚四分 三省訊杖廣六分 厚

三分並用營造尺

金吾以此為準而長則依大明律以三尺五寸用之三省杖

雖外方依此施行

大明律枷長五尺五寸 頭濶一尺五寸

以乾木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長短輕重刻誌其上

經國大典續大典並無枷制今若依大明律施行則大有掣

碍故稟旨酌量輕重別為定式錄于左方長五尺五寸頭濶一

尺二寸死罪重二十二斤徒流重十八斤杖罪重十四斤

以乾木為之輕重刻誌其上

京外行用並以此為準毋敢違越

大明律杻長一尺六寸 厚一寸

以乾木為之男子犯死罪者用杻犯徒流罪人及婦人犯死

罪者不用

我朝近例流以下不用

京外行用以此為準毋敢違越

大明律鐵索長一丈

以鐵為之犯輕罪者用之

鐐連環共重三斤

以鐵索為之犯徒罪者帶鐐二作我朝不用鐵索鐐經國大典有項鎖足鎖之文而不言尺數制樣依法司行用制度錄

于左方

鎖項鐵索長四尺 鎖足鐵索長五寸

經國大典囚禁死罪囚枷杻鎖足流罪以下枷杻近例杻不杖用見上

罪枷

議親功臣及堂上官士族婦女犯死罪鎖項堂下官庶人婦女

鎖項足杖罪則鎖項關係 宗社者不在此限特教亦不在此

限

京外行用以此為准毋敢違越

釐正棍制

重棍長五尺八寸 廣五寸 脊厚八分

補

以柳木為之此軍中之杖但治犯死罪者臀腿分受重棍二字及長廣脊厚刻誌其上

兵曹判書軍門大將留守監司統制使兵使水使用之而非死罪勿用以此為準毋敢違越

行用大棍長五尺六寸 廣四寸四分 脊厚六分

以柳木為之治犯罪者臀腿分受棍名尺度刻誌其上皆如

重棍
同下

軍門都提調兵曹判書軍門大將中軍禁軍別將捕盜廳留守監司統制使兵使水使討捕使及軍務使星二品以上用之以此為準毋敢違越

行用中棍長五尺四寸 廣四寸一分 脊厚五分
內兵曹都總府軍門從事官軍門別將千總禁軍將左右巡廳
營將兼營將虞候中軍邊地守令邊將四山叅軍及軍務使星
三品以下用之以此為准毋敢違越

行用小棍長五尺一寸 廣四寸 脊厚四分

軍門把總哨官僉使別將萬戶權管用之以此為准毋敢違越
治盜棍長五尺七寸 廣五寸三分 脊厚一寸

但治盜賊而治關係邊政及松政者亦用之

捕盜廳留守監司統制使兵使水使討捕使邊地守令邊將治
盜及治關係邊政松政者用之以此為准毋敢違越

卷之三

四

詳覆部

倫常

三省推治式 二則

尹百源女獄案

玉只獄案

宅尚獄案

已上弑父

存伊獄案

柳之蔓獄案

趙墨石獄案

李尚信獄案

已上弑母

李薰獄案

梁碩同獄案

趙贊敬獄

已上毆父母

弑夫破渚律 一則

春代獄案

愛淑獄案

愛禮獄案

已上弑夫

夢伊獄案

蓮香獄案

有貞獄案

貴福獄案

元立獄案

已上奴殺主

婦女離異 二則

金永化獄案

李君彬獄案

李龍得獄案

金得哲獄案

石奉伊獄案

宋重旭獄案

趙載恒獄案

李宗大獄案

李二金獄案

金驗尚獄案

奴三漢獄案

徐仁行獄案

朴春卜獄案

金命千獄案

徐必守獄案

馬太朋獄案

徐汗廸獄案

金三男獄案

朴道經獄案

田京得獄案

金得良獄案

已上殺妻

故殺子弟律

三則

倫紀罪人啓聞發配

三則

志望獄案

莫今獄案

金厚文獄案

李枝郁妻獄案

李甘丁獄案

崔召史獄案

崔水同獄案

已上殺子婦

權增獄案

夢立獄案

禹大惡只獄案

高廷萬獄案

金寶起獄案

李慶泰獄案

已上殺房

莫立獄案

金夢得獄案

卓天立獄案

李尚譚獄案

已上殺姊妹女外孫女

崔汝賢獄案

李堰獄案

已上殺兄嫂侄婦

金德文獄案

蔡厚宅獄案

林賢儀獄案

已上殺從兄房侄

李時興獄案

鄭維憲獄案

李範獄案

李洙麟獄案

金樂仁獄案

金龍煥獄案

沈和鎮獄案

已上倫紀

卷之四

上

補

三省推治規式

仁祖八年知義禁朴鼎賢所啓有外方綱常之獄例送推考敬差官先問事干之人近來敬差之下去者不知前規未推事干之前先鞫正犯之人以至徑覽頃日奉化金得清之獄近間杆城弑主之獄並皆如是致令徑覽按獄之體豈可如是自今一定規式使敬差官不得任意刑推俾無正犯徑覽之患何如上曰依為之

英宗七年禁府啓曰全羅監司趙顯命狀啓罪人洪大隱惡依三省例拿致本府考法處之事 命下而自前三省罪人為先發遣推考敬差官取服結案後方自本府發送都事拿來而



今自本府直為拿來有違法例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依允

宣祖二十二年京居富人尹百源身死其妻子等呈訴嫡女某之妻行毒弑之遂設廳嚴鞫上答委官之啓曰尹氏生長濃閨一朝驅迫官府與獄吏相對供辭於亂杖之下魂飛魄散其不殞絕幸矣招辭豈有不錯之理乎若執此為辭而直加酷刑恐有意外之至冤矣天下之罪無大於弑其父者當先叅其情理以致其詳審之道也臨年垂死之父何可親行毒弑於衆妾環列與客相對之時乎設或梟獍之人陰懷難測之意其術必不若是之踈也百源平日致疑其女之置毒女家所送之物不食云信如斯言其父視其女來惟恐揮斥之不速安有接跡於其家自取其毒之理乎百源有諸妻子而嫡妻只有此女今告

而指之者只出於厥輩之口此果人心可服處乎若平日不順之故而指為弑逆則天下不順之子多矣昔許世子止不嘗藥春秋書弑先儒謂之誅意之法而後儒以為非仲尼之意也當時之不嘗藥者多矣獨以弑逆加之於止非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豈可以不順之故而加極惡之罪乎諺曰烏飛梨落地撻鬚此言雖佯可以理諭者昔柳淵以弑兄被鞠承服及其結案叩膺稱寃委官沈通源以瓦礫擊其口當時孰不以為快犴獄間事何以盡測哉抑無乃奴婢中凶惡者因嫌怨乘其來到置毒而嫁禍於尹耶大抵三妾在百源之側不可不問也並加刑

訊

補

顯宗七年本曹啓目罪人王只招內其父貴男得惡疾滿身濃腐結幕出置俗談以為命盡之後則傳染子孫云故果與其夫毆男其弟連化之夫金堅與其子於屯金等同往病幕果於未死之前裹以木布納諸甕中以熟糞皮埋置同叅弑父的實大明律謀殺祖父母父母條云凡謀殺祖父母父母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同律死囚覆案待報條云其犯十惡之罪應死者決不待時請依律處斷 依允

補

英宗三十三年禁府啓曰弑父罪人宅尚窮凶情節箇箇直招依例結案照律處斷何如 判付內世間豈有此等無狀不測之人乎讀不了其命止之此等無倫之人不可污諸都下曾有

其例卽日押送本州翌朝不待時官門十里塲聚民依律正法
使民咸知三綱之嚴截

已上弑父

補

宣祖十四年江原道橫城縣弑母罪人存伊被囚受刑監司朴民獻所幸妓納其重賂潛請勿治民獻托以親問拿致營獄遽放之民情憤鬱至是事發更鞠存伊于禁府三省交坐詞證皆歸一存伊不服杖斃兩司啓請拿鞠民獻治以受賂故縱之罪仁祖二十一年禁府啓曰今見刑曹啓辭柳之蔓等埋函詛呪之事極為凶慘前後嫡母因此致死云實如之芳呈狀則此是萬古大罪人也凡按獄之規必先問元告叅以證左而王府體面嚴重非三省推鞠則元告事干不得叅預流來舊規也今此之蔓身犯大罪其母與弟奴僕等當一處訊問而分出一人獨囚本府既無元告之問又無事干之證讞鞠相殊端緒無憑往

在宣廟朝宗室青陵監出身安夢彪等皆以殺人自本府移送秋曹終乃受刑成罪之蔓雖曰出身罪係綱常依舊例移送刑曹一處訊鞫獄事歸一還囚本府處置宜當傳曰依啓

補

顯宗五年本曹啓目罪人趙墨石招內初與四寸弟流同相詰以籬木打下之際其母翼蔽救解誤觸其杖破傷頭腦翌朝殞命雖非故犯而既傷於所持之杖則難免弑母之罪大明律毆殺祖父母父母條云凡子孫毆殺祖父母父母者凌遲處死同律死囚覆奏待報條云其犯十惡之罪應死者決不待時請依律處斷依允

肅宗元年京畿監司啓本廣州武人李尚信嘗習射於家後其

母適坐於籬內尚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落矢離弦橫發正中其母腰背間三日而斃尚信詣官自告請被戮死本府推覈得實尚信之父以為尚信遭變之後累次自縊僅得救解使之受罪官家事下本曹議大臣大臣議曰李尚信之母致死既由於尚信射矢之誤中則在尚信之道不可一日自容於覆載之間而雖曰當初自縊之時為其父所救解至今不死亦可見頑蠢無狀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非如此律之比朝家用法不可捨律而加其罪上命依議

已上弑母



和定



補

肅宗三十年禁府啓辭已丑十月武臣宣傳官李薰毆打其父
母斬不待時丁未五月良人玄守男毆打其母順今斬不待時
而此等罪人律文無破家瀆澤之事今番毆打其母罪人二星
依此例不為舉行之意敢啓 傳曰允

四十二年平壤人梁碩同後母林召史自言被打於碩同呈本
官碩同屢年刑訊辛丑曰監司權懔啓本本曹判書朴泰恒回
啓以為以子毆母人世之大變豺狼之暴尚有愛子之心而林
女三變其說屢次呈狀猶恐其子之或脫於死地實是天理人
情之外其婢春合之招碩同與妹婿仇隙已深勢難相容則林
女受喉於女與婿之說不為無據春合之招亦無毆母之事則

不可以右律勘斷 上裁 判付內次律酌處

英宗十年龍崗人趙贊敬後母金大阿只自言被毆於贊敬呈
無官本道監司朴師洙啓本以為母子倫義本無生母繼母之
別贊敬之毆打繼母所當依法同推而 中廟朝庚午受教有
嫡母繼母改嫁他人及潛奸他夫則告訴之文夫以子告母自
有當律 祖宗受教亦有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不辨曲直依
法治之之令而獨於潛奸他夫許其告訴只舉嫡母繼母不論
生母者誠以繼母嫡母潛奸他夫之日妻道已絕於其夫母道
亦絕於其子非如所生母子之有生身之恩無可絕之義故受
教立法似出於此今此贊敬之繼母潛奸莫石連生二子母道

亦已絕矣以其毆打而置之應死之科疑若有違於祖宗朝
許告訴之本意臣之不卽同推蓋亦以此而法意義理俱極微
妙非臣淺識所可擅斷乞下該曹議于廟堂而如以為可死則
固當具格啓聞如以為不可死則處置之道亦無當律並令稟
旨本曹判書尹陽來請議于大臣而處之右議政金興慶曰贊
敬之繼母既已淫奸至生二子則於贊敬母道已絕不可以子
毆母之律治之矣工曹判書金取魯曰先朝受教繼母則許
令告官者似出於無生育之恩故也而未告官之前母子之名
雖自如何敢犯手毆打乎若就子毆母之律然有叅酌而直用
寬恕之典末流之弊何所不至左叅贊李廷濟曰受教中雖

有告官之文既無告官之事雖告官之後猶不當犯手毆打況不告官之前倫常未絕何敢下手乎不可不依法懲治矣副應教金 曰此於春秋有可備照之事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又殺其繼母議者欲加以子殺母之律其時識者以為其繼母殺父之時母之名已絕不可以倫常斷其獄當以非士師而擅殺之罪罪之今此贊敬之繼母既已淫奸生子則母道已絕然不為告官之前手自毆打烏得無罪云者上判之言是矣而至若母子之義則已絕於其母淫奸之時不可以犯倫之律直斷其罪宜加十分商確 上曰若以受教觀之告官則無母道不告官則母道未絕今贊敬之繼母淫奸則當告官而絕之不

告官之前豈敢下手乎渠雖不知有受教不能告官而豈可以容恕低仰乎且以淫奸為言則其母當用極律豈有其母死而其子獨生之理乎兵曹判書尹游曰贊敬之父若備禮後娶則贊敬母子之義重矣若是花妻則母子之倫非所可論不可不明查定罪矣上曰兵判所達是矣令本道查問本道查啓以為禮娶的實刑曹判書尹陽來更請議于大臣上曰金女雖淫奔既不隨往其奸夫尚在贊敬之家則蓋以有母子之名故也母子之名既存則渠何敢下手毆打乎諸臣各陳所見吏曹判書宋寅明日未告官之前自處以母子則不可以行淫直謂之母道已絕而遽施輕典然直斷以極律未知何如恐不可無

叅酌處置之道矣 上曰予意則以為當用極律不然則世道漸弛之時將必有以此籍口而毆打繼母矣律文以為非所生母則淫奔者告官相絕云者其意浚矣必使告官而後絕者正以母子之名不敢自絕而絕於官也其所以嚴母子之分者自在於律文中矣渠何敢不告於官而手自毆打乎兵曹判書尹游曰所生之母外律有告官之文果能告官則今無可論而贊敬既不告官又為犯手罪關倫常金女以淫奸之罪正律贊敬以毆其繼母之罪正律同時正律未知於叅酌情法之道何如耶金女之罪既正則贊敬之於金女母子之倫自絕矣直以毆母之文斷以一律或似過重矣判尹趙尚綱曰當初若使贊敬

告於官家則豈有可罪之端而既不能辨此至有手犯毆打之舉誠可謂傷倫悖義而直斷一律或似過矣副提學李宗城曰自上欲用極律者蓋出於正倫敦化之意而既以奸淫之罪斷金女以處絞又以子毆母之律置贊敬於極典恐為未安矣然聖教未告官之前母子稱謂尚存者甚為精微不可不十分叅量於情義倫法之間也上曰世衰民亂三綱幾乎斃滅以律文觀之告官之文可謂纖悉矣未告官之前母子之誼尚存為其子者焉敢毆打以上殺下猶可原情以下犯上更何叅恕其在勵類俗樹三綱之道決不可議其次律而諸臣所達若此王者用法宜其審慎更議于諸大臣右議政金興慶以為臣

於筵中既以不必用子毆母之律有所仰達今無容別議奉朝
賀閔鎮遠以為贊敬愚蠢未及告官則是母道未絕矣母道未
絕則其所以毆打者乃毆母也今或以繼母淫奔則母道已絕
為言而此有不然者以南子之淫亂而先儒斷削黷以欲殺母
其說載於論語集註中何可謂母道已絕乎 判付內當初下
教意在重綱常而頃者諸臣之意皆曰可生大臣獻議又復若
此嚴刑二次後減死定配金大阿只依律處絞

已上毆父母

宣祖二十五年命議弑夫罪人破瀦之律本曹判書李恒福議
曰破家瀦澤之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婁定公之時亦非定
公所自創為蓋三代之際相曰行之者也觀定公之言只舉臣
弑君子弑父者為破瀦之典不舉妻弑夫一節則意必有在而
我國亂前亦曰茲言只行於弑父之家不惟其時領府事臣尹
承勲詳記而明言之臣亦能記之亂後柳永慶倡為弑夫者亦
當破瀦之議已行於弑夫之家臣意不然我國據而行之者只
依定公之論而不見於他經則何可別出意見枝上生枝行所
未行之法 上從之

仁祖二十一年本曹啓曰罪人春代招內去年六月晦間奸夫

難生刺殺本夫之時執髮助力同為殺害的實 大明律殺死
親夫条云妻妾因奸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同律死囚覆
奏待報条云其犯十惡之罪應死者决不待時請依律處斷
依允

顯宗十三年本曹啓目弑夫罪人愛淑既已正刑奸夫尹相翼
相翼四寸朱世豪等同謀殺害李信元情節既已承款所當依
法典照律而庚戌年啓覆時楊州肅川弑夫罪人之奸夫及同
謀人朴由沌盧俊彥等皆不待時處斬今此尹相翼朱世豪等
依朴由沌等例不待時處斬何如 依允

肅宗二十二年禁府啓曰弑夫罪人愛禮既已承服正刑降其

邑歸罷其守令等事當依例舉行而甲戌年回領議政南九萬
劄辭勿罷守令只降邑歸以準十年之限事已有定奪今此愛
禮所居官只降邑歸子女為奴等事依法典施行何如 傳曰
允

已上弒夫



仁祖八年禁府啓曰私奴夢伊招內其母洛今得人骨教渠破
碎分置于其上典寢房內外壁間以為詛呪謀殺上典的實私
婢洛今招內其子夢伊每以被杖為怒欲為詛呪故果與夢伊
往家後山中拾得人骨藏置上典家房坎同謀殺主的實請依
律處斷 依允又啓曰弑主罪人夢伊洛今等已為正刑降其
邑弭罷其守令破家瀦澤子女屬公等事依例舉行何如 依
允

補

孝宗十年本曹啓目罪人私婢連香招內丁酉九月上典洪俊
來到其家打殺其兒子後又打傷其頭腦後又到其家奪取懷
中乳兒倒執揮撲故不忍坐視與夫无赤還奪兒子以麻索

並力縊殺仍埋於家後山洞的實 大明律謀殺祖父母父母
条云謀殺祖父母父母者皆凌遲處死若奴婢謀殺家長者罪
與子孫同律死因覆奏待報条云其犯十惡之罪應死者决不
待時請依律處斷 依允

肅宗五年本曹啓目私奴有貞白晝拔劍斫妻上典桂香卽
日致死其罪甚於強盜而該曹無可據之文請詳覆施行刑房
承旨朴 啓曰白晝大都之中斫人命殊極凶穢不可循
例處置請不待時處斬自今以後永為令甲

八年金川孫汝述婢夫貴福厭其妻之仰役率妻黨數十口乘
夜逃去恐其追蹤踰嶺之後欲放砲殺汝述愛香成龍則以汝

述第汝曾之奴婢聞謀害上典之語而不卽發告反從貴福之
指喉曰道臣洪萬鐘啓本本曹啓目 大明律謀殺人条謀而
已行未曾殺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此則凡人之謀殺而已行未
曾傷人者非指雇工與婢夫而言也謀殺祖父母父母及期親
尊長已行者皆與奴婢雇工謀殺家長者罪同云雇工與婢夫
有異而法典無舉論之文死罪以此律論斷未知妥當貴福之
謀殺妻上典若以凡人謀殺人之律施行則太輕若以奴婢雇
工謀殺家長之律施行則太重臣曹不敢臆斷今廟堂稟旨定
式愛香成龍等雖有知情不告之罪俱是同生家奴婢則與本
上典有間似當減死定配 上裁

十八年成興推考敬差官朴萬鼎啓本虎碩麒碩等放火燒弑其父重吉之狀既已承款係是綱常移義禁府處之其奴元立當虎碩等弑父之時雖不同叅一從虎碩之言收取骸骨投諸水中欲為滅跡係是一罪 大明律發塚条云奴婢毀其家長死屍者斬請三覆施行

已上奴殺主

肅宗三十九年臺臣請離異俞正基妻泰英 命議當否禮曹
叅判閔鎮遠議以為泰英性行不順訐訴其夫人之所共惡也
擬以七去固無不可第聖人既垂七去之訓其下又有三不去
之語欲使後之為家長者叅情理酌輕重不失忠厚之意非若
國家典法之一定而不可撓也且去者其夫去之離異者朝家
使之離異也今日泰英之離異當否宜以國法為主按 大明
律妻妾毆夫条曰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今之言當
離者皆引此為言泰英雖悖未嘗有毆夫之事則此不可謂當
律也况其夫既死離異二字元無可施朝家事體今何可創設
無於法之法乎 命依議

重補

今上九年禮曹啓以幼學李復初呈狀叅以閔百賢供辭不可不推覈令秋曹詳覈云曹啓李惟稜招內閔女乘夜逃出初往李漢豐家轉往趙學良家的實云閔百賢招內矣女不容於舅家果為出去此惟稜設計驅逐云復初呈狀必非誣罔更令禮曹稟處云判付內閔百賢之曲庇其女卽人情之所固然何足為罪放送李惟稜設計驅逐之說雖難取信渠為家長始不能掩愆而匿瑕終使若子若婦為此遭罹卿曹回啓中難免其責云者淡得議讞之體惟稜叅酌勘放閔女夜行不是桑林離異適足干和禮曹元供辭勿施更勿如前煩訴之意嚴飭李復初後放送李漢豐等之接置士族婦女所為殊極駸然其罪

狀各令攸司勘處

卷之三



倫常

十八

和言表



今上五年任實人金永化毆打其妻林召史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此獄傷處實目俱為明白論其法意固難容貸而第念殺獄償命非但按法亦自有此死者雪寃之義是以在他人固不可區別而在其妻則或不無叅量蓋夫之於妻倫綱所屬至近至密與他自別雖以永化伊夜光景言之夫織席妻緝麻相對私語人情天理豈有殺心相加而猝然發怒引槩揮打邂逅致斃實出無心固不可以故殺論而況其一子一女逐日泣訴於營邑之間者亦足矜惻恐不當以凡獄一例論斷叅互情法傳生之議亦或一道以俟稟處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以法則傷處狼藉斷無容貸之理以情則乘憤一打本非故殺之心道

啓所謂偶然傷殺在他人不可區別在其妻則不無原恕深得
叅量 上裁 判付內惟此獄事不待多辨遁狀之跋辭曲盡
人情旁通事理遁其原恕之端緒則曰在他人不可區別而在
其妻不無叅量諭其昵密之光景則曰夫織席女緝麻相對績
燈私語昵昵人情天理豈有殺心相加使為永化者自明其言
無以易此又使被死者有知其心必當歆感至於一子一女之
彷徨泣訴猶屬餘事朝家自見此文案不待卿曹之覆奏已嘉
遁啓之精詳檢驗雖曰狼藉情法互為輕重特從次律嚴刑酌
放

同年端川人李君彬梓打其妻折項致死曰道臣鄭元始稟啓

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此獄檢狀實曰明白而敢生死中求生之詐謂其妻甥金同白以釜蓋打之云而屍帳傷處元無釜蓋被傷之痕且為其甥者見其妹之為夫棄逐深夜到門同氣之心哀憐則有之而反為毆打誠不近理而君彬亦以兩次打頰自服以其父子招中扶坐二字觀之可見其委頓不省於未抵家之前乃敢粧撰推諉情狀痛惡請依前同推判付內李君彬事前前伯題語與前伯跋辭不無參差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輕決徃復重臣停當稟處本曹啓目李君彬以言其情則結髮同居多產子女既無必殺之心鉤索微物偷竊薄過尤非必死之罪不過乘憤於猜妬之際而實目之項折致命既為明的

囚供之釜蓋見打又已脫空難追償命今以判付內辭意往復重臣則以為其時兩推官所報亦曰若是故殺則當以木石毆打者誠有意見情非故殺而法所難貸者前道臣之意與臣無異依前回啓同推何如判付內詳考文案論理回啓本曹回啓此獄不無可疑折項實因為人所挽或為已所顛撲眩於分別既無叅看立證之人且君彬與其父千年壽同為驅出父子之間亦難質覈臣不敢擅便上裁判付內意見的確而不可輕易決折訖議大臣領議政徐命善以為不可以一二可疑遽擬傳生而且其干犯只其父子有難質覈宜施酌勘領敦寧李潑以為既無故殺之明證難以屍親之言直歸於償命宜

有叅酌之道判府事鄭弘淳以為其在審慎之道合從惟輕之意判府事李徽之以為合施酌處之典本曹回啓諸大臣之意更無餘蘊而父子同力則律文有家人共犯只坐尊長条則當以元犯歸之千年壽脫其子而移其父事理不順有難遽議於叅酌之典判付內論以父子共謀之罪造謀當在其父勘以家人共犯之律首犯當歸家長而成獄幾年遽易正犯殊非慎獄體之道起疑叔議良以此也傳輕之論僉議純同李君彬令道臣叅酌勘決

補

同年端川李龍得妻金召史含憤自刎回道臣鄭昌順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刺痕既在食氣嘔與無冤錄食氣嘔斷生

前自割之文符合長為一寸五分與無冤錄若用小刀自割可
長一尺五分至二寸之文符合實回之為自刎明白無疑雖以
人情言之三年結髮一子在襁則縱有大段反目之端固不忍
以刃相加龍得之於金女本不失和不但舅與夫之言李昌祐
父子亦已證之半夜同室之內戔出刺殺決是常情之外而設
使有行虎之心則抱其兒置其側尤是事理之外當初責言不
過秋衣之未及期則金女憤恨於逐送之說竟至自刎真是渠
之不幸有何可疑道臣酌決之論儘有意見獄體至重不敢擅
便上裁判付內推之人情決是自刎叅以事理必非被刃
元不失和之狀不但辭連諸招莫不為然屍親家屬亦皆立證

補

被夫責諭愧憤弼中不知不覺至於自刎者由於女人之偏性
決是無疑之事遽以龍得謂之手犯屢年逮繫連加訊推大非
審克之意其在獄體所宜白放諺不云乎非汝牛角何壞我牆
者政為龍得道也有難全釋嚴刑放送

同年咸興人金得哲毆打其妻金召史致死目道臣鄭昌順稟
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初覆檢時傷處不過左肋微堅之周
圍六寸而已此非卽地致命之處而金女之死纔經數時則實
因之以被打懸錄不符法文屍親發告之招亦無真的執贓但
以常時夫妻情誼不和之端臆逆被打詞證虛疎寒戰昏塞本
來有病推還白木招巫祈禳再請其兄假使得哲真箇毆打則

寧有一邀再邀期於招致之理足為得哲自白之實或以金女之兄初與其母同辭納招數年後變辭執為疑端當初金女之招以為致死委折全然不知渠既不目覩則本非看證始以憤恨之情與其母同辭終乃以實狀直告亦非異事只緣檢官之徒嚴獄體不考法文與事情論以慎庶獄之道恐乖疑惟輕之典道臣傅生之論儘有意見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原其獄情明是冤枉屍親納供之後充無成獄之端被打之事無證無跡有病之說有證有跡此為斷案云云可謂說到真境叅酌定配

補

同年臨陂人石奉伊毆打其妻韓石史致死回道臣徐有隣稟

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以食床打妻竟至拆腦萬萬虎寧而
細究招辭則追悔慚痛之狀不無一段人心鄉曲貧民相依為
生者惟是其妻况同居二十年又產六子女以何心腸因一至
微之事故打其妻而至於死境乎憤頭投床不過欲碎食床而
已其妻之觸傷誠是不幸厥女憤毒未銷經夜露處引風傷破
至於致命寧欲同死下從云者恐非粧撰掩諱其甥實有羞愧
云者亦似實際此獄與任實金永化事略相彷彿道臣之一體
論斷者深得獄情合施罪疑之典殺獄體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此與任實金永化獄事可謂將無同原其本情初無欲
殺之心觀渠自服之招益驗其信然渠與渠妻二十年同室居

生生六子女情誼之和好此可推知當其因微事相詰之時渠在房內妻在庭中話頭轉激憤心卒發不知不覺之際將其方食之床擬投厥女之前者非要故害直欲虛喝也卿曹回啓中其所投床不過欲碎食床而已其妻觸傷誠是渠之不幸又以為厥女之憤毒未息經夜露處轉至致命云云者可謂盡出真境且閱渠招渠有十歲女息而隨渠入獄晝夜呼爺雖欲溘然哀彼女息無以保生之說想其情理亦甚慘惻朝家欽恤之意既施於金永化則奉伊之獨漏一視之澤有乖綜名實之政噫死定配

補

同年戴寧人宋重旭毆打其妻趙召史致死回道臣徐有寧稟

重補

啓本曹判書鄭好仁回啓刃痕五寸决非弱女子之所自刺檢
官道臣結辭明的私和之跡昭不可掩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
屍親初不發告干證又無其人傷處痕迹之濶狹淺深為被刺
與自刺之別者難保其必然則當此審克之日合施罪疑之典
以次律酌處

同年白川趙載恒毆踢其妻尹召史當日致死實曰被踢道啓
踢殺其妻出於一孟飯五日埋葬明是掩跡之詐云辛丑更查
傳曰趙載恒獄事實多疑端有難遽決大抵獄體雖以實曰為
主必待詞證俱備始乃成獄者所以重人命也屍親所執以為
言者不過泛稱一村人所喧傳而其言根則歸之於法不當詰

問之一兒婢尤豈非大疑案乎當初李可遠既疑其非命遍看肢節周視項頸則何獨不見其脊背而得其傷處乎又其踢殺之說喧傳一村則趙鰥以舅甥之親何不登時告官而乃發厚葬之說顯有索賂之意乎況此獄肯繁專在於兒婢傳說而設令此言初出於兒婢之口轉入於可遠之耳說者傳者必有其人推官之不復盤詰遽以載恒為正犯者有乖於審克之道更查以聞本道查啓襄女田中之責福德厨間之譴皆是公證云曹回啓農謳中可憐我一升米何惜乎云者有非無識村女所可做出唱之者嫩甘丁傳之者福德而福德後階梯遂絕則查官所謂滿野農謳可知尹女之冤云者未知何所見而載恒則

饒居可遠則窮居操縱索賂計不得售則慙患趙鏞又做謳謠以亂耳目趙載恒姑令停推何如判付內依允癸卯回本道查啓判付內朝家於辛丑春審理時親觀此獄錄啓拈出八九分疑端非不知卽地決折一反前案而以其獄體之至重有難徑先臆斷措辭判下使卽更覈三載之間四行按查到今京司之議讞轉八三昧道伯之查啓更進一步可遠奸情無遺呈露載恒寃狀庶幾獲雪儘乎有罪者莫逃無辜則得免天理孔昭不可誣也大抵決獄之道不出常情之外當其尹女之死也此隣之女弟同巷之內叔曾無一言半辭之致疑於其間而彼可遠者忽地挺身終始斷斷載豐之不遑冠巾蒼黃來告直不

過姻親之際相恤相救之誼而可遠則忍於此時萌他惡念自以為逞憾在於斯圖賴在於斯變故二字把作真贓未冷一屍視若奇貨遍察上下之渾體強覓彷彿之傷痕而無疑可執無計可售則乃發厚葬之說顯肆索錢之謀矣錢則不出人則已葬於是乎多般揣摩積費心慮自做數閨農謳先播一村醯婦而喚起癡卧之趙鰥急招越鏡之二奉始乃告官於四旬之後行檢於六月之中要得傷處於糜爛疑似之間而所謂立證者只引無知之兒奚俾絕當問之蹊逞成獄之函謀既行敗家之宿願亦遂攘臂裹足曾莫知止此其心為五寸戚侄之冤死乎為千金厚賂之失計乎逮朝家洞察隱情另使究問則其心益

狡其計益急粧出初覆檢所無之許多人物以為之證而奴屬之外募得良家之妻古史女人之中攬八男子之羅莫同遠而點烈為外援近而福德為內應如鬼如蜮眩亂耳目而獨於教誘指使之時難掩彼此差錯之跡厨間之踢辛勤密囑而豐恒之異居未及分曉并邊之語爛熳相和而誰某之同汲莫能說到畢竟諸招互相枝梧言根則反歸渠妻血衣則便沒下落種種窘態昭不可掩最可痛惡者卽農謳一事也想渠設計之初預圖惑衆之方作為俚詞暗教村女一人唱之十人和之或在于田或行于路要使營邑廉探之人道塗過去之客聞而惻然認為實事舉云尹女之寃至登謳謠卽此一節於渠斷案然下

里腔調原從天機中出來山花野曲如興如比往往有似解而難解者何嘗丁寧說去惟恐人不知如此獄之所謂謳者乎若使其耳者聽之可以立辨贗作多見其欲巧而反拙朝家於殺獄文案未敢泛忽看過蓋出敬慎之意職在承流之地更查有命不曾一番躬按付之守宰草草盤問依前本謄啓甚至以不近似之說彌縫之不已致令獄老生奸無謀不有倘非又復行查之舉將使可遠之奸情不露載恒之寃狀莫雪刑政之倒置孰大於是不可以事在既往而置之諉道臣趙尚鎮罷職李可遠更加嚴刑後極邊限已身減死定配其餘各人等曰東則東曰西則西俱是愚蠢之類並自本營從輕重決罪白川郡殺獄

重補

罪人趙載恒既知其無罪則不必許久滯因將此判付詳細曉諭後放送

同年江界李宗大毆殺其妻田呂史投水初檢實曰被打覆檢被踢宗大奴遇春擊錚原情田氏被責於舅潛自溺死其父以打殺投水發告檢屍在於乾木既久之後情之虛罔更無可言云令本道詳覈監司金華鎮查啓干連各人以宗大父琦明打殺田女吐盡實狀琦明無辭自服翌日變招反欲圖生律文則罪止杖徒而死後投水用意叵測待用刑取服勘律宗大則田女致死初既由渠負屍投水又渠所為而為父替囚足見至情云判付內依允甲辰本曹議啓判書趙時俊以為始曰奸婢

而轉成厲階終恚裂衾而俾抵殞斃恟於償命投屍深淵指爪
無沙泥肚腹不膨脹死後假溺推此可知毆打時看證卽李女
一人而初覆檢以目擊為供及其行查覷得夫殺妻之當死舅
殺婦之可生以至元犯三搜證招四變宗大嚴刑取服云 判
付內本曹稟啓之論列覷破情狀極其明快朝家於此豈有別
見大抵宗大罪狀不可但以毆殺言觀於投屍江中一事其下
手之慘毒用意之凶穽卽京外幾百度文案之所未有者此囚
不卽償死償死之律果將安用渠則旣言其三打四踢之實狀
渠父琦明亦云渠子作此變及其獄老之後奸詐層生夫殺妻
之律宗大圖欲掉脫舅殺婦之罪琦明乃反替當以致元犯屢

重補

改詞證雜出者必欲漫漶疑亂而後已似此隱情明若觀火宗大嚴飭主推官嚴刑取服事分付

六年忠州李二金刃刺其妻元每翌日致死實目被刺道啓元每之反唇罵姑無日不然則二金之為母刺妻有異私鬪律文中擅殺之夫罪止杖百者以其妻妾之於舅姑無論毆罵已犯死罪故耳歸之擅殺亦有當律云曹回啓判付內大明律既有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者杖一百之文今此二金之罪犯既合是律則準律酌決實為允當李二金依本律勘放

重補

八年安東金驗尚毆殺其妻金命丹實目被打道啓命丹被打

叅證無人而賈彼稚駭之命辰至有發告之舉及其檢時命辰以自縊納招則打殺之說無可憑之證云曹回啓腦後紫暈可斷卽死之形症檢狀縊痕決是死後之縊以命辰變辭起疑者未知穩當云 判付內語其情則結縊之初也問其事則漚麻之微也不勝訕庭之憤縱有語屋之舉而被打則無執捉之賊自縊則有髣髴之痕不可以疑似之跡勒成重案腦後之痕不過柔軟命辰之供自歸誣罔則血杖血衣便沒下落亦不足執此為說娶妻卽所以孝養其親而今也不然不徒不順於其夫又從以辱及其舅則為其夫之心憤痛怵惕當如何哉縱使驗尚乘憤猛打回此致命猶當有原情之議况杖毆之說初不真

重補

的者乎大抵毋論爛傷死被打死自縊死勒縊死金女之死既在於與其夫言語之後則謂之由我死可也直歸之於故殺之科則恐非審克之論依道啓叅酌決處之意分付

同年京囚奴三漢刃刺其妻九月卽地致死實因刃傷曹完決三漢之於九月十八年同居四子女產育則雖至愚下賤豈無夫婦之情而一朝乘憤手刃無難其亮獍獍悖已無可論嚴刑得情何如判付內殺人而有償命之律欲以慰洩幽冤也其夫犯無情之罪而抵故犯之辟畢竟至於代殺而後已則死女之心必不以為快又念渠之兩穉子或免襁褓或在乳下渠死則渠子亦無牧育之人然則一獄難為四人並命儘非浪語朝

家所以惻然垂憐三致意於此文案反覆參閱不覺夜漏之將
撤者此也去春諸道之審理似此罪囚必欲付之生科今亦豈
可異同三漢嚴刑三次減死仍本役為奴定配所押送

重補

同年開城府徐仁行毆打其妻李召史翌日致死實因被打仁
行箇箇承款具格啓聞曹啓報議政府詳覆施行 判付內仁
行之於其妻以十數年同室之夫婦素厚結髮之誼毫無反目
之事販商之行纔返殺越之變繼起仁行亦人耳豈或無所以
而然哉朱召史卽仁行之兄嫂也粧出吸草看冊之說崔召史
卽仁行之叔母也撰成救火叱姑之譖二三部藁鞋忽作話擲
五六度箠鞭便成禍機三女成姦一辭捏虛藉令仁行不殺其

妻其妻之命在於頃刻矣仁行離家十餘月始得還歸于是時也不睹候門之笑語但聞入厨之啼訴繼又有其母盛傳其妻之過惡從以兄嫂也叔母也競把烏有之跡至發牛咬之誚為仁行者腸非木石惟其愧恨傷念之心必有弮結蘊畜于中者而然猶忍住之對其妻但止抽刃而佯喝則其無必殺之心據此可知及其盈車之謗未已敗船之報踵到以此以彼自不無無聊不平底意思面潮方暈肚火橫亘於是乎有綁縛拳踢之交加是誠可已而不能已處不聞好消息豈有生世之樂云云狗彘之屬必有牝牡之愛云云者可見本然之不泯自行檢之日隨問便對一一自服備陳醉裏之真情不念死中之生計謂

之善處其變則未也其心則不出故殺人孰不諒之況且其妻發怒自搏房外翻身墮肢殆過數三次則亦不可專諉於仁行之猛拳毒踢目以致命徐仁行減死定配

重補

同年新溪朴春卜足踢其妻姜召史翌日致死實曰被踢道啓結恩七年連生二子則可知其平昔好合之情矣適於伊日夫醉妻飢厨烟不起室謫交偏無周愛之誚自歸歟然不除糞之責太近蔑如則麀性無恠乎批頰本情非出於反目詬罵不絕於女口憤怒層激於渠心或打或踢豈料曰此致命乎情犯之間或有可原云曹回啓判付內年前於湖南金永化獄事曰道伯議啓特傳之生路春卜事政類比常漢夫婦鬪閔無端少

重補

有違拂則爭爭之過則打或夕拳而朝昵或乍詈而俄嬉怒則火烈喜則冰融不可一槩論也春卜之於姜女同居七年連生二子情則好矣特以身為男子不善俯育尋常愧怍著在肚裏方其自外入室也厨烟不起室譟交偏乘醺拳踢不擇緊歇此豈有戕害之心而然哉殺獄之故犯邂逅雖不可遽然區別而此等處儘合商量不醉之永化尚已原情使酒之春卜豈可斷法特為減死定配

九年陽德金命千足踢其妻張氏史即日致死實因足踢道啓判付內殺人者償命非但用國法蓋亦為死者雪冤也今也為人妻者被打於其夫邂逅至死而其夫將因此坐死矣死者有

知其必曰願活我夫而雖不償命毫無冤言此倫綱大於死生故也此亦依他道一二獄例議以傳生不至失刑但不順父母四字始出於同推之時與當初直招之吐出真心判作兩截未知阿誰將律文中毆死有罪妻妾条教誘之以為圖生之計既打之又從以誣之者論其情狀反有甚於毆踢一律則雖貸白放則太歇命千更加嚴刑遠地定配

重補

同年熙川徐必守足踢其妻朴召史第三日致死實回被打道啓蓋有洗禮巧構之疑不無必守故殺之慮云曹回啓兩女一室猜妬並深乃以糟糠之好轉惑浸潤之譖遂至踢妻及其承款輒為其妾顧護分疏者萬萬痛惡令道臣具格啓聞 判付

內踢妻致死同於命千而命千則不過粟斗之爭閔必守則乃有花妻之交間事若出於無情跡則涉於用意況曲護洗禮語多分疏或稱善待或稱挽解種種舉措誠極駸痛三章至嚴一律難貸第於前後供辭不無良心之發現者又不無情事之矜惻者事非歸詐言則由中此或為一半分可恕之道常時膚受之譖雖由於蠱惑當日足踢之舉直不過勃蹊今若斷之以取事論事之規則要不出常漢之例套等是死也謂之無情則可謂之用意則不可歸之誤殺則可歸之故殺則不可明知其非用意非故殺而只坐一洗禮不得與命千同律有乖審克之道且死者之無冤命千之妻必守之妻自當一般必守嚴刑一次

後特為減死絕島定配洗禮罪狀雖無顯著猜妬自有衆論不可以經年滯囚屢次受訊全然放釋加刑定配

重補

十一年固城馬太朋火烙其妻許石史第十七日致死實曰被烙道啓許女奸淫之跡既被太朋之目見馬家詛呪之變難明許女之手犯則馬太朋之殺許女固當以顯著之罪而太朋初既不殺於當殺之日致疑於不疑之地已是常情之外綿輝鐵烙致命於十餘日之後究厥心腸尤極兇獍加刑輸情云曹回啓判付內幕夜跳出明是間夫則潛奸之跡太狼藉兄弟致命似崇時氣則埋蠱之案不分明乃反忍忿於太狼藉之地逞憾於不分明之事當殺而不殺無疑而致疑十許處烙痕下手

至慘毒夫婦以義合合則同室離如路人渠旣放黜任他行淫
是渠以路人待之也夫殺妻尚難逾三尺况於路人乎然又細
擲原案抑有一二可疑者常漢之最發憤最切齒忍住不得者
莫過於奸所捉奸而不於此時快使一刀乃於兄弟繼歿之後
搜掘欲逞毒之粉骨拋起不反兵之殺心綿烙之刑轉至戕害
是反于之至情勝於奸所之切憤也到今斷此獄之方不在烙
刑之緊歇政在詛呪之虛實苟其實也則兄弟而報兄弟之讎
也安用償死苟其虛也則凡人而殺凡人也寧或傳生二者之
中殺活係焉捨却詛呪事而徒屑屑於烙殺與否本末未免倒
置令道臣詛呪虛實親執詳查彙列登聞後更為稟處是年七

月查啓 判付內諸凡殺妻之案多傳償命之科者蓋有裁量者存焉殺則死固常憲是不但重民命直為其洩幽冤而使為其夫者邂逅犯手竟至償命則死者有知未必快於心至於此獄盡理之疑既歸焉有則行兇之慘毒不可但以故殺論死者之冤又不至於非命勒受惡名死亦未雪太朋不死之前無以慰死者之心依前同推期於得情斷不可已以此分付常漢賀賀無知識愛妻之情易勝於愛同己太朋起疑於然疑之跡急於復報甘心戕害此所以必欲求生者也然於己具之獄難容從緩之論令道臣知悉此意來頭同推如得別般違端另具意見陳聞事並以分付庚戌 別諭內馬太朋之獄奸所捕獲既

重補

執真賊烟埃詛呪未捉明證則當其真賊之見執也雖使太朋
直犯殺變揆以法例在所寬恕而乃於過屢月之後忽以未捉
證之事終至致傷人命之舉者究其情跡切可憤痛然奸所捕
獲時特以隣比之力挽不得已忍憤茹恨乍結旋放而所謂許
女卽一貸命之人耳後來之殺變專由奸所捕獲之憤則似不
可以早晚先後有所議到於成獄與否且一妻致死三男俱生
今若併與其父而又置償命之科則若使許女有知必當添得
悔恨於泉下此等罪囚付之生路不至失刑太朋卽為放送
同年順天徐汗迪毆打其妻崔召史卽地致死死後又割項頸
實因被打道啓毒打要害卽地殺越欲掩殺跡刃割既死之項

情狀慘毒嚴訊輸款云曹回啓既已打背卽地致命未乃以鑣刃加頸欲掩其跡設心造謀至亮且慘元犯汗迪嚴訊取服其叔世元其弟汗昌照法嚴勘云判付內北獄實關倫常之大變誠如檢狀道啓既殺之又刺之則其行亮之殘忍用意之巧惡無與倫比但刺項之說正犯則諉以自裁而屍親則歸之追割伊時既無看證下落終欠分明死後刺項未可謂之究竟而無論刺項與擊背殺其妻者汗迪也營底二月之行此胡大罪而遽生離居之詐奩裏一把之刀適使改歸而至起斷息之疑結髮生子之好便被其叔其弟之所搆間揮淚懇寃之言流血現夢之兆看之未半重為之慘惻傳訃之先後移屍之光景種

重補

種情狀無異於以鑣遮眼且渠之初檢招中木枕打氣絕死者
便亦承款雖非刺項一事自有萬殞難贖之罪汗迪各別嚴刑
斯速取服庾成本曹論啓律文中毀死人肢體本不至死良以
死在刺前而不回於刃也如是究竟容或可議云 別諭內前
此似此之獄皆付生科而此獄之尚不決處以行兇之至慘毒
也觀此論啓卿言亦有理於此豈有別見汗迪刑放

同年順天金三男毆打其妻朴召史即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
被打之痕狼藉服毒之證無憑而語其本情雖出順母之意論
其下手難逭殺妻之科嚴訊得情云曹回啓婦不順姑子宜責
妻憤氣所使要害不計終成殺越而服毒一款終涉難明詳查

啓聞後稟處云 判付內夫殺妻償命在法雖然除非情理絕
悖則前此殺妻之案未曾一例寔法蓋夫因妻死未必慰亡者
之心故耳此獄顛末與徐汧迥大異汧迥則故犯也又有戮屍
之罪論其情節不容更議而三男則不然見其妻之不恭於其
母則誚責而警飭之可乎溺愛而不言可乎慍水碓之撼眠投
隣餅而不食似此勃蹊之性誠有霜冰之憂土塊之投爐木之
打卽渠自服設令朴女因此致命順親事大殺妻罪疑固可有
一分叅恕之端况服毒之說諸招歸一銀釵之色屢變油袴之
痕尚濺有不可以傷痕之狼藉直歸之於被打由前由後旣知
有傳輕之端則不必更查三男卽為決配

重補

十三年三嘉朴道經毆打其妻確古史卽日致死實因項折道
啓反移打奴之怒遂致毆妻之境捽其髮而撲於門闕搥以膝
而加之大杖竟使一縷之命遽殞半餉之頃嚴訊得情云判
付內前此似此之案無論有情無情多付生科者非曰罪可恕
情可原也夫婦之間易致弄假成鬪婦旣死夫又償死則無辜
者子與女也況亮身之償命所以慰死者之冤而死者渠妻也
如使死者有知必陰幸其夫之生出寧或正法之快於心耶此
所以持難於夫償婦命之獄也今新道伯論理狀聞庚戌回道
啓判付內夫殺妻之案曾有論理判決者今豈有異見况於
渠之妻母之供可謂必然之常情朝家於此獄欲付之生科未

知秋官之見亦果何如論理草記曹草記忽移打奴之怒氣大肆毆妻之毒手致命卒遽於半餉傷處狼藉於兩檢則非此尋常夫殺妻之獄而其妻母之供辭只出念釋兒之無依有此原恕之說則不可以比較論於三尺償命之法加刑得情云傳曰似此情理似此實曰有傳生之何道何邑某某人乎詳考草記可也曹草記任實金永化臨陂石奉伊新溪朴春福開城府徐仁行陽德金命千安城柳采等獄事情似與朴道經獄事有所彷彿而皆蒙傳生云傳曰此獄情實與金永化等獄案畧相彷彿惟是釋子幼女泣訴營邑不載於此案然子若女之往訴卽母雖已矣父必救全之意也出於油然而天倫不足為輕

重補

重於其間而此獄則正犯妻母為此念死女活生婚之說如使渠婿真有欲殺之心而故殺則戀女之情寧或不及於愛婿而極口分疏乃爾乎以此以彼宜有一副當規度朴道經更加嚴刑依已決同罪之類律名勘放

十四年石城田京得蹤打其妻吳召史第三日致死實因初檢內損覆檢內傷道啓常漢雖無妻妾之可論後者為妾則律之以大典夫毆妾至死者有杖配之文似不可仍置償命之案云曹回啓 判付內夫殺妻之獄除非情理之絕惡多付叅恕之科至於此獄尤有異焉道伯亦言非妻似妾則杖配之律果有所據而常漢既無妻妾之分則今以後獲之妻直加以妾名解

重補

之曰後者為妾又斷之曰大典毆妾至死者杖配云者道伯事
難免率易殺獄體段至為嚴重用律旁照不可臆斷而以妻為
妾仍用毆妾之律層節屢轉後弊所關厥漢杖配道伯推考
十五年南部金得良鏹刺其妻朴召史翌日致死實因刃傷曹
完決結為夫婦幾至三十年而起怒於中庭之訕謫逞毒於卽
地之刺殺心術殘忍手勢凶猛捧結案稟處云 判付內前此
夫殺妻之獄情猶有可原跡不無可恕者多付之傳生從輕之
科者非欲低仰於三章反以究之死者之心死者心內必以渠
夫之由渠償命以為寬不以為快大抵償命也者所以洩其鬱
而慰其枉則妻為夫之心生死固無間然然而膠守常典不思

濶狹殊乖聖王制刑之本意十之八九一例屈法此獄其情也
絕可惡其跡也尤難掩結髮數十年同室契濶忽地因醉下手
竟成殺越之變虛誑極矣憎毒甚矣不可以渠之窮窶便作失
性有此叅量於其間況大辟之律但當論其跡而已情之一字
決難容易議到而細觀文案且求其本情於形跡之外一言以
蔽之曰渠無必殺之本情而所以行兇者由於醉也由於失性
也此而不以情較跡曾徃之當死而不死者一一追理並置之
一律然後可無斑駁之嫌渠之本曹推覈也不待屢次加訊卽
於會推一招節節承款者尤可見良心之不泯於是乎依他囚
已施之例用次律不至於太失刑乎罪人金得良加刑三次絕

島城死永定官奴

已上殺妻

肅宗二十二年本曹判書李世華所啓故殺子弟者律非常死而甲子受教以一罪論斷丙寅受教以依法文施行而情節痛惡者則隨時稟定定奪故徃徃以一罪論斷今後則此等罪人以一罪論斷事稟定後入於啓覆似為合宜矣上曰依為之

英宗二十二年傳曰凡殺獄具格啓聞之後難以濶狹續典其命稟定者蓋所謂親問前事也此後父殺子兄殺弟雖可置法者一番啓聞待秋曹覆奏回下後親問具格啓聞事分付京外

同年傳曰頃者三覆時業已下教而皇朝本律昔年受

教皆以重倫理而受 教中切害二字聖意深也而秋官因此受 教父殺子兄殺弟尋常皆置以一律其涉非矣切害二字若不細究其將如前泛忽其切害者用意之至陰慘也噫悖子惡弟之殺無赦者為其父為其兄雖杖而曰殺豈此擬於切害陰慘况誤殺過殺而無他用意之陰慘而過為此此律裁大抵償命者為其被殺者之冤西銘亦不云乎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恭也以申生之孝心其前定抱冤於其父乎此猶然矣况不近於切害陰慘而置其償命之律則何以慰孝子順弟之心中夜思之不覺惕然更為下教以此分付京外

今上三年 傳曰聖王之政先教而後刑不教而刑是謂罔

民大抵教莫大於五教五教不敷厥咎誰執是以每聞法曹決
係干綱常之罪未嘗不怵然而懼者所以懼五品之不遜也然
既曰不孝不悌則不可以未敷教而不施典刑也故如律而許
裁遇赦而不放矣雖以遲日獄囚之錄啓觀之凡屬綱常之罪
不但式月斯生幾乎鎮日登聞此尤予重增歎忸處而豈非攸
司不深量之一端乎憲府卽掌風憲之地也若有傷風憲之民
則事宜詳問其犯之大小罪之輕重十分審慎明白無疑然後
移法曹決罪可也萬有一以風聞遂聽之說但任一己之私輕
先勘斷則名雖編配生前無宥還之路無罪者之呼冤足為干
和抑亦在不率教之徒不足為懲礪之道繼自今該曹以此知

悉罪關綱常者雖死罪以下必也審閱究覈其情實明知斷無疑端然後草記發配以副予先教後刑之意此等罪名三法司之中猶於憲府相續逮囚豈其刑曹京兆則不知而獨彼憲府詳知而然乎亦甚恠訝今番被囚人盤覈其實以聞

獨板堂上廳事

四年善復為本曹判書時所啓關係倫常罪人草記後發配事曾有下教而外方則此等罪人自該道直為發配後所配道臣始為狀聞此後則罪關倫常者嚴覈事情詳悉罪目先狀聞後發配之意行會諸道何如上曰諸堂之意何如吏曹判書金鍾秀曰先狀聞後發配雖似有牽掣之慮而至若罪關綱常之事特創此例則其餘輕罪之直勘發配固自如也若以京司

執奏釐正之道言之則本道之先啓後配似勝於配所道之始具罪目於到配啓本中矣尚喆為頌相時曰先狀啓後發配雖有上聞繁委之慮若其中罪犯倫常關係甚重者具罪目狀聞下該曹稟處後始許發配則諸道決遣之時必當有惕念審慎之效以此定式施行恐無所妨矣左議政徐命善曰罪關倫紀乃是不常有之事雖使先啓後配似無拘掣之慮而外方之審慎則必當大有效焉必令論列啓聞待該曹覆奏後發配為宜矣上曰頌左相與吏判之言儘有意見此不過發配到配各有狀聞以寓重其事而均其例之意也依此定式仍令該曹行會諸道可也

重補

六年南部李召史上言內矣身年八十二只有一子充金醉中失禮於閭里以不敬老母為人所訴定配富寧乞蒙放釋云曹回啓判付內此等罪名易致爽實向有受教定式必經登聞然後使之發配此漢果是令前發配乎相考文案草記曹草記充金發配果在令前云傳曰令久則弛此後此等罪名萬一不卽登聞該堂直捧削職傳旨事載之政院故事本曹受教

肅宗元年江界人志望故殺其子誣告他人欲成殺獄回道臣
狀本許積為頌議政時啓曰罪人志望梟示與否議大臣事傳
教而 先朝既已依律定罪到今不可更改矣 上曰 先朝
已定之律不可輕改志望則曰前定配此後用意故殺之類論
斷一律

七年明川寺奴女莫今生子欲不舉為隣人所救止道臣狀請
稟處本曹啓目律文內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
年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而未曾傷人者依故殺罪減二等杖九
十未殺者與殺者同律則似無法文本意依律文施行之意回
移何如 判付內父母愛子之心固是天賦之常性而咸鏡一

路我 聖祖豐沛之鄉人心素稱淳厚而比年以來彝倫斁絕
竟至以母殺子之域事之寒心莫此為甚雖曰切隣未遂亮計
原其心跡與殺無異決不可不斷之一罪以正風教以礪邊民
議于大臣稟處領議政金壽恒議以為以母殺子人倫之大變
而宜聖明之深惡切痛必欲斷之一罪也然念母子慈愛之情
禽獸猶然貴賤無間則北路之俗雖極頑蠢至於手戕其赤子
豈其本性之獨異於人哉蓋其生理之艱賦役之重比他道特
甚甚至於父子不相保從前此等之變比比有之苟求其所以
然則誠有可哀不可惡者矣昔宋岳鄂之間田野小民例養二
男一女過此輒浸諸水盆而殺之蘇軾寄鄂州守書云律文故

殺子孫者徒二年願公明告佐史布諭士民俾變其習軾之比
言可謂切至之論矣今日處此之道宜先求其杜弊之本不但
在於斷罪之嚴且父母之故殺子女者論以一律曾雖有受教
未殺者與已殺者恐不可以設心之同而用法無別施以次律
似合酌處之道 上裁左議政閔鼎重議以為北關氓俗生子
不舉者徃徃有之蓋其意專出於生理之至艱苟求其本亦甚
可矜况其欲殺之子幸不至死姑以法意叅酌施罪仍令本道
啓稟立制以之曉諭吏民永久遵行期於變革惡習實合教化
之本意矣 上裁右議政李尚真議以為虎狼惡獸而猶知愛
子之篤人而不知不可謂人况欲殺之乎此固大變第殺與謀

殺心雖無異成與未成律不同科斷獄之法難容一撓且其一身生理既難又添一口資活益難不自覺其數敗人倫之歸此正朝家所當反求而宣布德意革祛痼弊以為民俗丕變之地也臣所冀於聖明之世者不專在於處此獄之如法而已上裁判中樞府事金壽興鄭知和議以為父母慈愛之天性人所同得豈北路之民獨無天賦之性甘心自陷於悖倫亂常之罪哉其所以萌此謀殺赤子之心者必有所由然朝家之處此者必究其所由然之理先講杜弊之本以為正俗之地實合於聖王哀矜之政以聖上若保赤子之盛德推以及於遐遠之域俾令喪其樂生之心者皆復其天賦之常性則古人所謂勸之

使殺亦不肯者庶將復見於今矣 上裁 判付內依議施行
令道臣商量革弊變俗之道啓聞稟處以為遵行之地

英宗十五年本曹判書金聖應所啓今觀全羅監司啓本錦山
人金厚文以其子行惡處處偷竊不勝憤怒以食刀亂刺至割
左右脚跟似當依例同推而律文中毆殺子者杖一百故殺子
者杖六十徒一年而丙子受 教罪至杖徒七卯受 教如有
情節痛惡者不可不別據處斷有司之臣有臨時啓稟之教故
狀請稟處請詢大臣而處之右議政宋寅明日以律文則不過
杖徒之輕罪以受 教則至今啓稟於臨時置之一律初非可
議惟其亂刺割脚舉措凶悖惟在 上裁 上曰叅酌島配

三十五年 傳曰聞李枝郁之妻毆婦溺水關係風化不可不
嚴查丁召史之飲恨投水無異孔雀詩聞甚慘惻其姑當遣御
史嚴刑以配而又聞其子五人之中有禁旅軍官云噫人君以
孝為治不可以此傷人子之心亦不可因此貽累於可用武士
且既不係於殺人則以婦刑姑亦非王政之所宜特為叅酌海
沿遠配

重補

今 上六年中和金處元刃刺李共元即日致死實曰被刺其
子大秦擊錚原情內矣父處元賣酒資生李甘丁與其子共元
來飲之際甘丁拔劍刺共元腹曰吾殺悖子何關罪戾云共元
致命後甘丁告官曰矣父刺殺令本道嚴查云道倏處元為元

犯毫無可疑嚴訊得情云甲辰更查後本曹啓以為共元被刺時同坐一房者處元與甘丁則求其元犯果是伊誰云判付內白晝向刃情跡狼藉而第攷肯繁其說不過是沒把捉凡事無出常理對其父刺其子而為其父者捨置垂死之其子汲汲歸家不欲顧見此誠理會不得處如無甚麼隱情必有別般奸狀朝家於此不欲索言其起疑之端付之本道另行按查該道伯似已領會微意而及見查啓其說則懸空架虛其事則愈徃愈晦道伯事誠甚踈忽向欲發緘問備而姑且置之到今諸道獄案躬自看閱凡為幾十日矣既知其十分疑晦猶復如前任他是豈審克之本意似此疑獄必須拔例究覈可得情實大凡

殺獄一番成案之後道伯視若鬼錄推官認作鐵券明知其可反之案可生之端或拘於顏私或厭於省閱不欲措一辭於其間安在其重人命慎獄體之意也卽令該道伯詳覈狀聞本道查啓內甘丁不待盤詰多年隱諱之事一朝直陳誠非始料之所及故反覆窮覈終始一辭惟願速死而激憤於處元移怒於其子非出必殺欲為示警云者可推其實狀處元之橫罹自歸脫空甘丁之自服可見天道甘丁定為一罪云 判付內此文案始欲叅情究法終又回跡起疑不得已措辭判下觀此查啓中供招大有係於倫常所謂哀矜而勿喜者政為此獄準備語三堂齊會詳閱稟處曹回啓 判付內此獄之以處元斲為元

犯者凡幾年矣天下之事不出常理為人父者目見其子之被刺於人而不卽地反兵乃反汲汲歸去者求之常理寧有是耶此等事情本非難曉而檢官之意直以甘丁則其父也理無可疑處元則路人也事或難明故偏主先入之見硬定必死之案獄上之後以其事關倫常自朝家不欲起疑於不當疑之地特令更查者槩有微意而查官之見又一如檢官之見其所發問取招無甚鉤深摘隱於是乎自朝家不獲已起疑判下設置有司之意豈曾使然哉今則獄已具矣情已輸矣處元之冤始暴甘丁之惡始著以此推之則八路重獄如此獄之比者將不知其幾寧不惻然自卿曹將此判下行會諸道俾凡檢官查官各

細心體究無陷失八失出之辜甘丁跡其行兇殺之無惜續典
一律若為此囚準備而方其未得情也惟恐其失刑而及其既
得情也反惻其傷倫哀矜勿喜者故指此也况其招中略欲示
警初無殺心云者亦或似然特為減死嚴刑二次絕島定配處
元慙惠共元使之得罪於甘丁者即處元也激怒甘丁使之逞
憤於共元者亦處元也計出奪田罪著由我其在懲後之道不
可以四年滯囚而遽然白放令道臣酌量勘放

重補

十一年平山趙匡善妻朴召史縑刺致死其父朴長赫發告內
為其媳母崔召史勒縑勒刺云初覆檢實因自刺因長赫子龍
海擊錚行查道終若謂自刺則既結其項一刎二刎至於三四

者非弱女可辦若謂被刺則家中只有其夫匡善及匡善之繼母崔女而已朴女于歸未過數月夫妻未有反目之事姑婦亦無反唇之跡則以夫殺妻以姑殺婦俱是理外而其婢四丹乃以非親非族之李次望往來其家崔女產兒等說明白納招匡善六寸趙匡辰以血染衣服搜見之語丁寧面質則崔女恣意行淫現露於其婦故必殺之心恒蓄於中乘時刺之假作自縊斷然無疑崔女李次望枷囚以待處分云特遣御史李崑秀按覈書啓趙匡辰以崔女近親不思掩諱乃反暴揚之此獄肯綮似屬匡辰四丹招內崔女房出入之人頭著喪笠昏夜之中不卞其面而匡辰以陳告次望之意申囑故始以次望陳告到

今思之著喪筮者必是直辰而其家惠染一村不通而直辰獨自往來云故逐条盤問於直辰則刑至七度忽然直招斲以元犯恐無可疑云曹啓臣既承往示大臣俾陳意見諸堂各陳所見之命依聖教往示于頒議政金致仁則以為直辰自服彰露無餘此係倫紀大變造謀加功不可分屬一獄兩償非所持疑崔女之不卽取服是為可恨嚴訊輸款云矣分付道臣嚴刑取服何如啓判付內平山之獄卽大疑案耳三載于茲尚遲一決蓋其姑婦也而戕殛之班族也而奸騙之謀至愾矣事極醜矣傷倫敗俗未有甚於此獄朝家於此重加致慎覈之又覈不嫌煩複閱道查曹讞者已屢矣而率不免隔靴爬痒及見

繡行查本始驗難誣者天理崔女姑也朴女婦也崔女慣於耽
淫朴女作其眼釘滅口一念已在于歸之初畢竟結果無用刃
索而所謂奸夫幾誤於李次望終歸於趙這辰本獄顛末不過
如斯大抵縊刺一款當別人已而謂由己焉則毋論縊刺之先
後已自辨得非荏弱女子所可能能亦不可為此檢牒之誤也
謂由人焉則時丁白晝夫也在庭姑雖欲逞其惡婦豈肯受其
毒當其若刺若縊也口若無叫號之聲手必有遮截之傷而並
不見明證刺痕淺深多至於四則尚可曰一刀致命乎縊痕堅
紫已現於初檢則又可曰死後勒縊乎欲得縊刺根因先辨淫
奸虛實而次望名字微發於檢招牢定於道啓門內相見半夜

潛出云云四丹母女一辭納招則此似為次望之斷案而懷孕也墮胎也又引而不發便沒歸趣此道啓之誤也以此不具之獄摸索斷定徃擬一律大有乖於審克之政特命近臣徃裁閱覈惟貌之稽惟言之聽惟輿論之博採到今一反前案罪人斯得向來許多情偽都是潦水之歸壑崔女鶉奔之跡自綻次望鴻罹之冤可雪於是乎奸夫歸於匡辰矣匡辰招旣曰縛而縊縊而又刺云爾則容手沒策遮截非可論也又曰厥夫出而借鞍厥婢送之採菜云爾則家無人隣無證叫號伊誰聞之原初次望之被誣專由匡辰之移禍覓來類己之人要售熒衆之計次望持哀把作優孟之服次望同閑視同瓜田之履一轉而囑

四丹再轉而喉鳳元白地做出暗中竊笑殊不知乾道昭昭神
先定命錯認一家喪人之說伏案於次望面質招矣乎問則這
辰輸款對造則崔女語屈是所謂一朝豁然貫通而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者也本曹回啓中二段起疑未知其信然其然豈其
然縊與刃下手雖同縊則遲而刃則速以淫女奸夫行亮之心
難失者時易露者機而借鞍者將還矣採菜者將還矣恐恐然
眈眈然惟懼其了當之不速既縊之又刺之故覓劉桑之刀者
要拚跡也更着在笥之衣者欲藏痕也何疑於縊之不力從以
亂刺乎懷孕墮胎云云在次望固可覈在在辰無可疑妖婢猾
校之前後証引罔非這辰所費囑懷孕不懷孕墮胎不墮胎不

足輕重於直辰何憂乎懷隤之便沒下落乎繡斧纔返鐵案已成只宜分首從以其律處斷崔女速捧遲晚李次望放送已酉曹回啓直辰昨年已物故崔阿只依法典詳覆施行何如判付內蓋此獄情不啻千頭萬緒而要其歸則淫獄無殺獄而淫獄為殺獄之本先定淫獄次及殺獄方可謂不失次第以言乎淫獄則李次望之說微發於初檢之招而牢定於前道臣嚴思晚之查啓繡覈出而便歸趙直辰矣大抵崔女與直辰為媳五寸親其所往來本自無常則喪夫十餘年年紀方盛直善幼穉之時曾無失行之事到今年紀稍多直善長成之後始有此狼藉行淫之舉乎此一可疑也雖以行淫之見捉於朴女為耻同

力戕殺為言而直善年少不可以鎮長鰥居則又將後娶是去
一婦生一婦其可以隨得隨殺乎此二可疑也李次望往來云
云打成一片至有四丹母女二更量自大門出來之證移易不
得到繡覈曰以誣告便即脫空則四丹最末招直辰來卧崔女
房之說又安知不脫空於後日更查之時乎此三可疑也四丹
吞吐之招到道查曰以直陳者專出畏中營之周牢云爾則何
惜乎直辰何憎乎次望而只言次望不及直辰到繡覈乃反拔
次望而代言辰此正年幼賤女都沒主宰發問曰次望則對以
次望發問曰直辰則對以直辰知如此則生不如此則死而已
前供後供似不必為然此四可疑也疑獄之廉探鉤得雖曰常

例前而道臣按查所廉探者卽李次望也後而御史按查所廉探者卽趙匡辰也湊合於次望而似有條理湊合於匡辰而亦似有條理今之萬口卽前之萬口而同是廉探判作兩段則次望之為贗為真匡辰之或是或非其孰能辨之乎此五可疑也產兒一事卽淫獄肯繁而不埋則棄亦是淫女掩跡之茶飯此獄則四丹只言擁衾各招只稱風傳而所產兒之若埋若棄便沒下落殆無憑據此六可疑也以屍親朴長赫為其女報讎之心崔女奸夫之為誰某必有窮搜極覓之事而初檢招辭別無他語覆檢招辭始以繼姑行事不美之說聞於其女云而道查納供又以元無此說為言李次望云云只憑他人人口招而書之

於其子之擊錚文字此何等緊重而初若是泛及次望後亦無
援引匡辰乎此七可疑也兩處失火之說始疑於朴女之累德
畢竟立證之論終歸於崔女之淫行此八可疑也手記捧出之
時崔女事之目不忍觀口不忍言云云諸趙歸之於不慈屍親
則斷之以不美兩說互相矛盾此九可疑也朴女歸趙不過數
朔而其間崔女言善迭痛時疾訐其無故日子不過三十餘日
崔女雖曰耽淫何必於子婦新入之際染疾新起之餘再邀匡
辰肆然行淫又況於三十餘日之內有何忙忙汲汲之事而一
邊綢繆一邊戕殺乎此十可疑也匡辰承款之招以為與崔女
交奸始於癸卯癸卯之於乙巳為三年之久則匡善以前室長

成之子引義告絕雖難辦得據理挽止何所不可而一任崔女之跣跟不顧門戶之醜辱乎此十一可疑也崔女在此善母也義不絕之前不能禁止容或無恠而一匡辰之托辭驅逐俾不得接跡何難之有一番再番至于除去其妻之境而佯若不知乎此十二可疑也五寸叔侄之間有此倫紀之變則匡善雖為繼母隱諱一村諸趙豈不思所禁戢以為保班名持門戶之計而一味佞泄視若尋常此十三可疑也次望之名出於四丹之口而四丹則或稱趙鳳元之德惠或稱趙匡辰之威脅則鳳元匡辰卽是次望之血怨骨讎而次望放出之後所徃復於匡辰者不過是呈訴官家推治鳳元送言宗侄答治四丹而已則次

望之於匡辰初無執贓可知此十四可疑也繡覈摘發之後宗
傑以匡辰則為趙家之絕屬崔女乃趙家之出婦發憤納招無
所顧藉而行淫情跡終無一語立證之事只以夢想不到為言
畢竟指以為可疑之端者特事端已出後匡辰之不使匡善呈
卞等一二漫語而已此十五可疑也以言乎殺獄則初覆檢驗
雖曰爽誤而四肢無緊縛之跡兩手無遮截之痕云者亦足為
自縊自刎之證則不可謂之專無所據此一可疑也道臣查啓
引無冤錄卧所被死条以卞初覆檢直斷自刎之非又引無冤
錄要害處一刀直致命条以實初覆檢無遮截之案又說出扶
起跪之假作自縊等語以明崔女用計之陰慘而刃傷時其坐

其卧其孰卞之刀痕為四處則非一月致命可知食氣嚙之先
絕其孰知之人物致命肢體伸直則扶起而跪其孰能之此二
可疑也血衣改著一事最為執言之端而非但崔女之極口發
明設令有真箇血衣為其姑者忽見其婦刃傷致死血濡縷不
止則喫驚前救以冀僥倖者人情之常則如是之際血濺衣裾
不是異事以此為誡殺之證未知其必然此三可疑也匡辰雖
有斗大之胆朝與崔女謀殺朴女暮乃不動聲色而叅涉於書
給手標之時呼添母字上繼字決無是理此四可疑也崔女與
匡辰爛熳同心必欲除去朴女則暗地行氣滅口掩跡有何難
事而乃於白晝大村之中行此八九分易綻露之舉乎此五可

疑也其婢採菜之行期限稍久其子惜鞍之出遲速難知則潛匿匡辰於別處共戕朴女於暫時者已不免危道而又安知不有束縕之隣嫗乞米之村女無心而突入乎此六可疑也匡辰若與崔女爛熳交奸爛熳殺越忽地背馳獨拔其身奸夫則歸之於次望殺變則證之以血衣彼為崔女者乃將低頭順受而其不曰汝與吾曾有如許如許之事今反推納於死地獨占其生路云云予以折其詎而洩其憤乎前後崔女之供曾無此等句語此七可疑也雖在尋常殺獄輸情納款多積年所或有刑至累百次者兩件獄事大關倫紀而匡辰之七度刑承款反起訝惑意者匡辰目見許多事情之都歸於渠無計掉脫於衆口

反欲虛擲其一身而然歟此八可疑也凡係殺獄傷處為重詞證次之而以傷處則自縊被縊自刺被刺各成一案所謂詞證無一憑考可問之人前後文案多出於懸空摸索此九可疑也趙匡辰承款之後崔女且無發明之端而終始抵賴末乃承款於同推者抑或有別般隱情而然此十可疑也道臣查啓以先刃後縊為斷案以明縊無痕之為死後假縊而匡辰崔女之招以以中先結以刃縊刺為言若然則生前之縊亦且無痕乎此十一可疑也匡辰及崔女招辭既不曰縛其兩手又不曰推之使卧則無遮截卧受刃等語亦無歸趣此十二可疑也女人知覺雖云淺短做此凶計者亦必工於巧飾伊日在家者只是崔

女與宦善而宦善亦暫出則事端透露之後其將推諉於何人而無難於戕殺乎此十三可疑也猾校妖婢雖曰聽宦辰之誘賫而同作罪因同入官庭許多錢貨初無流行之跡而五兩賂物既出別人班族氣勢亦無鋪張之路而數語酬酢便沒肯綮則四丹之指告李次望安知不為鳳元欲實廩問之計乎此十四可疑也情偽難測事變無窮或者有積怨深怒於崔女或朴女者出入皆從後門行凶肆毒於猝乍之間一以為移禍之計一以為逞憤之道而崔女宦善未之覺得歟雖曰意慮之不到難屬事理之全無此十五可疑也此獄之為疑獄通國之所知而自經繡覈便成鐵案宦辰承款而經斃崔女輸情而待覆更

無可以舉論者而披閱獄案節節可疑考之淫獄而可疑者為十五叅之殺獄而可疑者為十五摠以論之合為三十條疑端既至於三十條之多而謂以究竟擔閣一邊亦有違於審克之道大臣及本曹諸堂各以意見條列以聞曹啓叔議大臣則右議政蔡濟恭以為平山獄情千頭萬緒奉讀 判下節節皆中詳覆舉行決知其不當云判府事李在協以為平山獄情疑晦多端伏讀 判付 聖人之言不啻如片言可折詳覆舉行不可輕議云判書沈順之以為更查得情云叅判柳戇以為如法處斷恐不可已云叅議朴天衡以為更查得情云 判付內淫獄無間夫則不成獄殺獄無正犯則不成獄疑獄無緊證則不

成獄此獄淫也殺也疑也無有而俱備一猶難貫三案牢成鐵案豈或以傳輕二字容說而間夫則匡辰云而已瘦死矣正犯則匡辰云而已瘦死矣緊證則匡辰云而已瘦死矣匡辰之隨問卽服常理之外朴女之冤死代殺公法之常而匡辰不在則渠之昭脫死者申雪無其路惟此淫殺疑三案將無出場之日此所以遍詢大臣獄官期欲究竟而後已無奸夫無正犯無緊證而只誅一箇崔女曰是女為三案原謀云爾則大非以其罪正其律與其殺之於然疑之跡無寧失之不徃說者或以崔女之輸款為持難之端而依稀遲晚漫漶着悖已死之匡辰亦然三尺何等公物而急於収殺不嫌苟艱其害反有甚於經決之

近於顛倒况本事則至淫褻本罪則姑殺婦無論生者死者勒
斷以真有而實犯亦違敦俗重倫之政由前由後蔽一言曰不
成獄當崔女酌放事分付而合施之律卿等廣考法文論理議
處曹啓若以士族婦女瀆亂風教擬之則已是一罪若以父母
殺子女用意凶慘勘之則亦係當死捨此二條更無可照之律
大明律鬪毆條有曰祖父母父母非理故殺子孫之婦者杖一
百流二千里惟此法文似可照擬而今茲處分出於天地造
化精妙之理則以臣等膚淺之見議到於律名輕重實涉擅便
上裁 判付內依回啓施行

十三年振威崔水同鋤斫子婦者斤德茅二十五日致死實因

被傷其子昌大上言內矣父索飯則矣妻舉床出來蹶仆於松
根臙脂皮脫仍為血瘡以剪刀自刮而其父母問其所傷則矣
妻妄荅以媳父毆打矣鐵毒漸肆以至絕命妻甥申時金搆誣
發狀成獄云本道查啓舅之愛婦人情之同然而十七多病之
女剪刀刮膝鋤尖斫足人理滅絕倫紀戮喪不待結案而殺之
無惜 大明律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有減等之文此則輸
款後擬議而其為殘虐萬無一生訊推得情云曹回啓 判付
內朝家於此獄一再閱案不覺慘然不樂者久之以卅錢之微
物逼新婚之少婦拳棒刀鋤脩桎瘡毒迫脅毆逐死而後已苟
有人心豈忍為此此猶餘事舅而殺其婦母而告其子甚至父

誣其子子證其父情跡之虛實勿論倫理之滅絕無餘滿紙供招不欲復省水同情固可惡殺與有心故殺用意慘切猶有間隅况有減等之律文則不必一向訊推使蔑倫敗俗之說又復登聞卽為考律勘處昌大始何質言今何呼寃可謂是父是子亦為嚴刑遠配事分付

已上殺子婦

肅宗二十一年因京畿監司狀本本曹啓目權增與其子斗白其婿朴莫立等同力戕殺其弟權培夫妻及子女三人 大明律兄弟故殺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同堂弟妹者絞癸亥受教父殺子兄殺弟者罪止杖徒 先朝受教定為一罪丙寅受教父母殺子女用意凶慘者雖斷以一罪隨其情犯該曹臨時稟啓臣曹不敢擅便依受教仰稟 上裁 判付內並不待時處斬

二十三年黃海道奴夢日打殺其弟夢立因道臣李德成狀聞本曹啓目 大明律兄弟故殺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乙卯受教故殺弟者以一律論斷甲午議大臣啓目 判付內從今

以後一依律文施行如有情節痛惡攸司之臣臨時稟處事

判下律文受教如此 上裁 判付內一罪論斷不待時處絞

英宗十年黃海監司俞拓基啓本金貴益焚燒同己之屍請令
攸司稟旨勘律 下詢大臣右議政金興慶以為律文內殘毀
他人之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棄毀耆親卑幼之屍者杖七十
徒一年半此律太輕而至於一罪恐或過矣 上曰此何故耶
用佛家之法耶右議政曰俗所謂瘵疾一門傳染盡死故鄉谷
愚氓畏其傳染為此不忍之事誠可痛惡矣吏曹叅判宋真明
曰原其情則雖出於無識此實無前之變恠也治國之道無大
無小思其流弊預為隄防不可不從重科斷矣 上曰我東以

禮義之國素稱小中華而渠生禮義之鄉敢行滅親之事尤為痛駭吏曹叅判思患預防之說是矣極律則太過嚴刑三次後絕島定配可也

二十二年全羅監司洪昌漢啓本金堤人禹大惡只之弟益成性行悖惡不順父母打破器皿其兄數次毆打益成欲衝火兄家為隣人所覺不得售計刈柴之時又欲刺兄其兄先以鎌刃反刺益成因卽致死自官推問承款詳覆時判付內噫五倫卽人之重者而今覽推案可謂惡兄悖弟教化之不宜一至於此哉然其所犯正合受教僉議純同豈容他議依律

今上五年本曹啓目長連人高廷萬殺其弟廷云蓋廷云之

刺殺崔漢武雖極兇獍廷云既是狂易之人則法典中顛狂殺人者律止減死定配而廷萬不知法律之如此結縛亂打一縷未泯又為杖打人之兇毒胡至此極謹按大明律兄弟故殺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廷萬之打殺其弟實屬故殺道臣之不待回下以杖徒酌決者失之太寬且違格例該道臣推考請以故殺本律施行判付內高廷萬其身之遭罹其弟之所犯可謂不幸之不幸人倫之變莫有甚焉其弟本非恒人則法不當償命如使渠早知不成獄不行檢之委折渠雖愚蠢必無似此手勢然毋論杖流與杖徒要之為貸死則一也道臣勿推廷萬依道啓照律酌放

重補

八年郭山金寶起毆打其弟珍光卽日致死珍光妻金召史招內矣毋葬需兄弟分當而寶起以二斗米不可擔當為言故矣夫荅以父母葬時所入何其愛惜云則寶起捽曳矣夫以喪杖毆打頭部流血狼藉云寶起招內矣毋將欲繼葬於父山階下則珍光之子於仁老味以其母墳之在下多般沮戲故矣身叱責而一打則珍光欲責其子出房顛仆見傷頭部云道題內喪杖染血卽渠斲案云乙巳道啓謹按大明律兄殺弟者罪止杖流續大典用意凶慘者以鬪毆殺論此獄煞異於用意凶慘論以獄體未可容議於傳生叅以律名有難直斲以代殺云判付內變出於兄弟之間證成於叔侄之親其傷倫敗俗自有

殺獄以後所未聞者大抵以孫而禁營葬之事以弟而有鬪墻之舉則為其叔若兄者據理峻責之可也箠楚警飭之亦可也但孝杖染血職由常漢無識之致耳苟究本情則豈以二斗粟之微遽有戕殺同氣之理乎道伯跋辭中在他人則償命有餘在兄弟則原情有道云者誠為的確之論寶起叅酌定配

重補

十四年京囚李慶泰勒縊其弟起得卽地致死實因被勒慶泰招內起得偷賣祖先神主櫛袂投入賊黨受刑捕廳毋死不奔喪故議于從祖德培而縊殺之云曹完決慶泰縊殺其弟節次箇箇承欸而法典父殺子兄殺弟罪止杖流如有情節痛惡者攸司之臣隨時稟處如此傷倫之獄不可議擬於杖流之律而

實合於用意凶慘之條所當直請結案既有隨時稟處之文
上裁李德培以其尊行年長不善教率有此倫常之變叅酌懲
治云 判付內情固慘毒事非獨辦而無端當依本律施行而
渠祖德培為指使依此自本曹酌量照律曹草記 大明律曰
其兄故殺弟及伯叔姑故殺侄孫者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同律
又曰聽使者減一等李德培既置指使之律則慶泰當勘聽使
之律若依此照勘反有輕重倒置之嫌依酌量照律之 命慶
泰德培等並杖一百徒三年照律云 傳曰本事登諸文簿徒
關風化且今宥配之時不可發配慶泰德培等以降充之律更
為酌定曹草記叅考法典降充之律既無襯合之文充定外邑

與發配無異恐有違於宥配之德意並於殘司充寔奴案云
傳曰允

已上殺弟

重補

顯宗元年本曹啓目罪人莫立招內金成立之子奉叔乃是牛賊而告官自官杖殺之金成立與其義子海奉兄弟欲殺其姊言于渠渠則別無嫌怨而冬寒之日飢餒往見其姊終不饋飯以此始生殺害之訐與海奉住宿姊家金成立乘夜來會同入房中以木推打殺其姊夫妻及子女的實大明律殺期親尊長条云凡弟妹毆兄姊死斬故殺者凌遲處死同律殺一家三人条云凡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死囚覆奏待報条云其犯十惡之罪應死者决不待時請依律處斷何如 依允

今上六年信川金夢得刃刺其妹大隱阿只卽時致死實因

被刺夢得子觀一上言內矣父夢得只有三甥妹時未議婚同里金福同來言吾子先伊已奸汝妹云矣姑母年當十七聞此言潛飲鹽水以刀自刎而死則捉囚先伊矣以矣父同生夢弼及四寸可麻貴年才八九歲兒為證而先伊定配矣父嚴囚特令放釋云令本道行查道啓可麻貴夢弼之證告丁寧則同氣之間下手亮擗仍前同推云曹回啓 判付內蓋此獄事既關倫理且係年久當初秋官之出意見行關不無所據而今觀道臣查啓及卿曹覆奏雖未能打破疑端亦可謂覷得奸狀其在敦風懲惡之道待用刑各別嚴訊期於得情事分付道臣甲辰本曹議啓叅議李獻慶以為手刃同氣如屠牛羊決非愚蠢恻

夫之所能而夢得在其時纔過十歲必不免釋弱豈或賦性之
猛暴不係年歲之多小則自前村里之間必以悍惡得名此不
可不詳細廉探而夢弼及可麻貴一則親弟一則從弟而俱在
幼年以弟證兄以致成獄而十歲小兒卒見危怖驚愕之變必
當啼哭駭散何以旁立諦視指的明言乎更令嚴查云 判付
內良家未笄之女忽遭強暴之污或被暗黥之誣則玷辱家門
羞愧憤痛父母之逼殺者有之處子之自殞者有之而不仰藥
不投繯而手尺寸之刃一刺再刺必殊乃已如金女之烈者槩
未之見焉此獄疑端不一而足而要之曰不可必信其自刺也
又不可勒歸之被刺也食氣噪傷處深闊為五寸許起手收手

顯有既割又割之跡決非荏弱女子之所忍為此所以不可必信其自刺也金女同室之人不過其父母兄弟也室女之潜奸隣人雖為父母之深羞而天顯之親白晝刺刃又是人情之所必無此所以不可勒歸之被刺也今此金夢得之斲以為元犯者特因夢弼及可麻貴之一言而其言太不了了如所謂一手執頭一手執鑷先割左又割右者類非八九歲穉蒙之所目擊而口傳者設令其言皆實鑿鑿可據一則夢得之親弟也一則夢得之從弟也以親弟從弟而證親兄從兄者在渠為傷倫在法為違格殺人償命之法不但刑期無刑扶植風教之意兼行於其中而一朝取招於不當招之兇以證其不當證之案則其

於傷獄體而關後弊果何如也前後本道查啓該曹覆奏隱情
違端毛舉無遺而所可疑者細故也所可惜者大體也假使夢
得真有可疑不過依條髣髴而已況除却兩兇之招則元無一
毫之疑方當審理之日朝家處分當觀大體罪人之幸追其失
細法典之違越其失大夢得放送以示朝家重獄體敦風化之
意仍自本曹行關諸道凡於檢驗同推時無得法外取招事一
體申明嚴飭

肅宗四十六年揚州人卓天立殺女投江道臣權珪狀請稟處
本曹啓目天立元非士族乃是村氓則其女設若被奸或遠嫁
他處或仍令交嫁無所不可而只以羞憤之心不拘天理殺投

江中其情狀極為痛駭律文中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受教內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樣處斷者攸司隨時稟定關係重大不敢擅便上裁判付內天立斷以一律殊涉過重減死定配

肅宗二十六年韓山人李尚譚沉殺其外孫女因道臣稟啓本曹啓目尚譚之沉殺外孫女實是人理之所不忍既有兩班之名而造此叵測之變大明律故殺外孫者有杖一百流二千里之律而此甚輕歟甲子受教內情節痛惡者令攸司隨時稟定者似為襯合而受教中只舉父殺子兄殺弟之律而外祖外孫初無舉論議大臣處之何如領議政權大運以為受

教中只舉父殺子兄殺弟之律者似是不能遍舉彙列則外祖之殺外孫亦可類而推之也法外加律非在下之所可輕議上裁左議政睦來善以為該曹之以大明律之所載者甚為輕歇為啓甲子受教外祖之殺外孫雖不舉論言其骨肉則父子兄弟祖孫之間固無差殊自可推而處之上裁右議政金德遠以為律文中故殺子故殺外孫雖有杖徒流之別俱不至於償命則其嚴尊卑重倫常之意蓋可見矣甲子受教中只論父子兄弟則此所謂舉一反三而尚譚之作此亮惡無非其妾之造意今若只罪尚譚則恐有乖於造意加功之分叅酌處斷何如判付內尚譚情節有非人理之所忍為者律文內

既有父殺子兄殺弟則外祖之殺外孫自可傍照如此窮究之類不可以尋常處斷且尚譚之作惡專由其妾則右相收議中不罪其妾有乖於造意加功之分云者誠甚得宜並其妾義香以一律論斷不待時處絞

已上殺姊妹女外孫女

重補

今上九年長水崔汝貧毆打其兄嫂李召史經夜致死實因被打道啓毋論汝貧與一貧果若毆打翌曉致命則李女必無忍痛緘口之理而切隣一無聞者辛女之援告其夫旣云承順夫志汝贊之自當欲代兄死則良心可見以證夫之言為殺嫂之囚者有關風化強其疑而斷重囚有非審克云曹回啓判付內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具倫彞也國之所以為國者以重風化也無是則其將人不人而國不國矣此年以來朝家之歲行閱獄者矣但為求生必死以寓導迎之方而已哉殺死之變或有關於綱常之際無欲行扶倫彞正風化之政此獄之蔑倫傷風卽是前後殺獄之所未見者看詳屢回不覺瞠然而驚惕然

而懼到今折獄反輕扶倫為重先定風化次論獄情可乎大抵婦之於夫其恩義之重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三從之托在焉百年之好在焉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伉儷之誼顧不重歟此獄辛女之事卽一變恠渠夫則以為兄代死之心回顧獄中丁寧密囑者可見本心之不泯而夫之所命亦有順受不順受者夫之與叔果孰重孰輕孰親孰疎也設令汝贊真箇有犯手之事其夫則為兄替當其妻則為夫曲護此是天理人情之所必然若欲念其夫友于之情愍其叔冤枉之狀則伊夜之事渠既叅看挺身爭死亦何不可當其行檢之初也道伯之一問於辛女者猶或諉諸審慎而及見辛女之招為道伯者理宜動念於傷

倫之變致察於違法之證不惟不此之為兄弟之間首從遽援狀牘之題醜拙畢露以其妻一言之立憾定其夫三尺之斷案既墜之倫彞至此而益掃地矣始於不當問處起疑末於當扶植處放過既失按獄之體又乖宣化之責事係傷倫不可以年久而容恕當該道伯罷職卿等推考雖以獄情言之李女以失行屬官之女一出崔家便成路人夫婦之誼既絕則何論乎嫂叔之東之西任其所往觀於節日之不還可知其無相見之心况站裡寄宿之時橋頭承訃之際俱有叅證之人則一贖償命已涉無義又若汝贖當其兄不在家之時去帷之嫂半夜叩門則拒而不納已示斥絕之意迫然後受不過疇昔之誼其生其

死干汝贊甚事在傍之藥裹既係明證左肋之傷痕宜付自觸大抵李女被逐之後漂泊失所身世悲涼抱子徒步已判歸死夫家之心及見其驅逐備至飽經困辱則不忍一時之偏性乃有三更之自裁前後事狀不過如斯檢官雖以穀道之不變歸之於被打嘗聞服毒急者其毒在上况初不能如法檢洗者乎由前由後李女之服毒致死明若觀火而汝贊之多年滯囚備受拷掠此果何許獄體汝贊以此判付曉諭後卽為放送辛女罪大惡極論以王章決不宜生出獄門汝贊今既白放合有恭恕之道令道伯嚴飭地方官嚴刑絕島限已身永屬官婢勿揀赦典以示朝家重倫敦風之政

重補

十一年安峽李堰鉗縛侄婦具女投水致死實因被人投溺監司李時秀啓本具女孀婦也不堪窮獨至於淫奔而李堰聚族合力縛之於衆人之中投之於大江之邊壓之以大石究厥情狀萬萬寧頑嚴訊得情云曹回啓謹按大明律弟侄故殺者杖百流三此獄原情定律實非可議於償命以此律酌處恐合事宜云判付內道狀則欲置償命之科曹啓則反屬貸死之律未知於何酌定法理之外情狀絕悖情狀之外亦關倫理似此獄案有難遽決卿與亞三堂具意見論理回啓曹回啓侄與侄婦服制各異則前日以侄杖流之律傍照其侄婦恐未襯合大明律夫屬相毆条有曰尊長毆傷卑幼婦妾至死者絞何必

捨準備之律援傍照之例乎 判付內更令新道伯論理狀聞
戊申曹回啓更問前道伯則李時秀以為用意獰猾實無可原
云李致中以為用意亮慘亟施當律云 判付內最初曹讞別
出疑端且援 大明律以證其不當償命仍以性大之徑斃又
歸一獄兩犯至有杖百流三之請再問道伯三詢本曹欲聞其
同異之論者出於重獄體重倫理而無寓懲頑弔俗之微意也
到今若曹若道若邑之啓狀牒純然一辭而前伯之見亦無參
差但當從多議施行然其所引律文各有可據所坐事件亦係
不輕一問大臣後決折左議政李性源以為具女之於李堰則
侄婦也性大則親妹也李堰之戕殺固已亮慘而性大之懲患

鉗縛忍解喪帶助縛孀妹抱石投江之際乃反拳踢交加此獄元犯非性大而何論以獄體以性大為干犯以李堰為元犯者未免失格李堰償命一款恐無可論云右議政蔡濟恭以為李堰誘引其女鉗縛投江以十餘大石壓其屍體及其拯瘞鉗口之葛猶不解給苟有人性豈可忍乎李堰之償命於法無疑云判付內左右相所見參差後日次對指一稟處已酉堰子重詰擊錚原情內矣父年今七十乞蒙天恩云 判付內無論獄情訟理年七十人作為元犯一向牢囚大是法典之外其委折令該曹查問該道待報來具由草記曹回啓臣沈願之以為縛鉗投水無非李堰所為若以具性大之瘦斃致慮於一獄兩犯遽

議惟輕則骨肉相殘難保其必無嚴刑取服臣李義綱以為具女既有鄉班之名則瀆亂風教生亦難免而李堰則夫叔性大則同氣論其罪犯比堰尤重而既已杖斃兩人並命恐非審克云判付內前後道伯之見既皆參差問于大臣亦及卿等而其說各有所據更令時道伯細閱前後文案仍又一番親執按查則面稽言聽之際豈無可知可徵之端而李堰之生與殺亦果有關於峽俗之懲毖俱非遙度可執處以此判辭行會該道待查畢別具意見狀聞又自本曹粘連論理稟處五月監司李度默查啓具女淫穢之行傳播則李堰之因此戕殺亦或無恠云曹回啓判付內向來判付已有示意者而藉使他人犯此

殺變尚可謂之至亮絕恃况媿而猶父家而甥兄未見褰裳之
真賊只憑投杼之風傳不究虛實直至戕殺喪帶以助縛之江
石以抱沉之想其光景有不忍道則兩囚所為可謂倫彞斁而
人理滅矣此等處風教為重治理反輕毋論元犯干犯但當並
置一律以慰孀女之魂而然在審克之道所貴博訪而處之故
詢于大臣刑官暨前後道伯而其區別隨從之際雖有一二參
差之見要之皆曰可殺當初造謀專是李堰性大卽不過加功
而猶以徑斃為可痛則矧茲堰乎到今獄案別無更覈之端以
此分付道臣道啓結案取招云曹回啓報議政府詳覆施行云
判付依允庚戌 別諭內李堰之獄以同氣之親使之至於死

者卽具性大而符同性大備施毒螫手勢者卽李堰也屢詢僉
議皆以堰為可殺然正犯干犯之定執初未十分稱停性大先
旣瘦死於獄中是一獄兩死觀此卿之跋語以一獄不可兩死
採探輿論敷陳又如此朝家豈或持難堰嚴刑放送

已上殺兄嫂侄婦

重補

今上八年任實金德文拳毆其從兄金德觀第七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只知愛牛不知其兄使猶父為猶子之隻言之驚惋傷痕俱在要害而毆鬪實狀元犯自服嚴訊取服曹回啓德文雖至取服死者父得一之心必不為快叅究設法制刑之本意恐未知如何而惟輕之曲終難遽議云判付內一犢生死無甚關係而同堂兄弟之間有此無前之變恠一言以蔽之曰殺無赦傷處之輕重器仗之有無不必深究而若以獄體論之則所執定傷症凡為四處而三處則舉皆柔軟心坎一處初檢之柔軟者到覆檢為微硬而不行三檢得無踈虞之歎器仗現納卽是鑊子而諸般傷處無鑊子之痕此亦豈不大可訝惑者

乎不特此也才於古阜囚得伊文案已有措辭判下大抵民俗至此莫非朝廷教化未究之致良切歎然卿等跋辭中殺人償命之法必使死者解冤生者稱快然後方合於刑之衷而此則德文雖至取服正法屍親得一之心必將不以為快反以為憾叅究設法制刑之本意恐未知如何云者深得廷尉奏當之體朝家於此豈有別見噫傷倫悖俗咎在一人豈可以得其情實為喜乎亦令道伯捉致德文於營庭以此判付辭意反覆曉諭後嚴刑減死絕島為奴俾知革罪從善之方則豈不愈於如律抵辟此意並分付

十四年光州蔡厚宅毆打蔡明辰即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門

畚耨耕已失敦睦之意巨棒直打明有戕害之意云 判付內
卿等卽以意見回啓曹啓親屬相殘有關風化爭財殺越用意
絕悖而取考律文則毆殺堂侄法不至死比諸故殺亦有差間
上裁云 判付內以五寸至親爭數斗些畚以致殺越之變乃
在同堂之內其傷倫悖義一至於此乎不可以尋常獄囚論然
秋官擬律之論或不無意見欲令道伯更探輿論及情實狀聞
後稟處際聞登筵諸臣皆言律有明據不可濶狹死者在渠兄
有爭田而不和之罪向其叔有舉名而詬詈之舉則卽此已悖
漢而其叔偶然一打亦非用意則此而償命大有關於後弊云
云曰宥曰殺之義有難膠守初見厚宅嚴刑卽其地永定奴隸

(重補)

十五年錦山林贊儀以喪杖打其從弟日同翌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喪杖作為傷人之物殺變出於同堂之親 大明律同堂弟妹故殺者絞同推云曹回啓 大明律毆殺同堂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者絞贊儀之以兄責弟事理無恠既非造謀又非棒刃則反覆叅量未見其為故殺所當依本律決處獄體至重 上裁何如 判付內錦山囚林贊儀故與毆殺活所關而卿與道臣之意見雖相矛盾亦各有據大抵器仗則喪杖也殺之者從弟也法律之外所為痛惡道伯之斷之以死律不可謂誤用法然以卿說更究斷例毆云則可故或過情若此則贊儀之用毆律無所不可事係至親間殺越其在審克之義

有難遽然決折問于大臣稟處曹回啓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
蔡濟恭以為贊儀之發憤一打或非異事而適撞要害遂至不
救豈贊儀之預料哉贊儀之殺日同非出故殺刑官之欲當之
以毆殺律不可謂無意見云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 判
付依大臣議施行

已上殺從兄弟侄

卷之三



肅宗元年豐德幼學李時興與漣川出身權獲相訟奴婢而所爭婢連非卽其孿三寸李義生妻安氏衿付之故欲圖占連非所生詐稱義生之子以其母張氏為義生之後妻以安氏為前母偽造文記現露寔配晝講時檢討官李願命以為卽見罪人李時興到配啓本則乃以其父為其孿三寸叔以其母為其孿三寸妻而罪止於流三千里事甚驚駭徃在乙巳年間順天女人戌真欲得財物稱為千貴同之女以他人為父之罪論以一律戊午年陽德私奴奉鶴本以邊錫基奴禹千瓦之子欲叛其主變稱必孫之子金鶴入帳籍議大臣以罪犯綱常全家徙邊矣今此時興之照律必承用此律而既有戌真一罪論斷之舉

則今亦議大臣取裁何如 命議于大臣左議政南九萬以為時興之罪豈有可生之理哉究諸法律援易父母者未有處死之律只於續錄有罪犯綱常情理深重者全家徙邊之法法文之外更為定律誠非賤臣所敢擅議而近來民習日惡以生存之父母謂死而被褻服經官門者前後相續冒屬忠義易其父祖之名者過於萬數此類皆不處之以死則似難獨於時興別用極律 上裁右議政鄭載嵩以為李時興天理人道滅盡無餘論以一罪不為過矣法文中既無援易父母者處死之文罪犯綱常情理深重者全家徙邊乃是續錄所載臣何敢更容他議乙巳年間雖以死律論斷戊真此出於一時懲惡之意今不

當援以為例 上裁 判付內以全家徙邊定式施行
四年鄭維憲妻有女與婢子王禮竊取四寸甥李東蕃妾終一
之子詐稱親生欺隱其舅姑及其長成婚娶士夫家本曹推覈
時李東蕃被囚累朔終一受刑累次今始直告而當初見偷則
與潛相與受者有間有女等分輕重科罪鄭維憲李東蕃終一
等各杖一百徒三年

英宗二年靈光人李範晚生一男一女而庶子有機以為嫡母
潛養婢僕所生子女詐稱已出本官查問有機有機以為潛納
子女時果為目見又問所謂女子之父母則皆以為潛納上典
又問範之弟與庶弟則亦以為非範之所生獄久不決議大臣

判府事閔鎮遠議以為範妻十七年斷產之後五十一歲生女五十二歲生男世之婦女絕無五十後生子者而五十後逐歲生子於十七年斷產之餘者必無之理也範請合血而本道推覈時合血則非但子母之血相合他人之血亦合以此不可憑驗云有機考律勘處其餘依本道處決恐得宜 命依議

四十年京居幼學李洙麟其兄死後逐送兄嫂於本家盡賣田宅為慮後患謀殺其侄子祖得謂以偷馬鎖足着庫時以鐵錐刺股欲其自死閑良沈耆賢聞其事往責洙麟足踢房門拔其足鎖憲府發啓請令秋堂嚴刑洙麟快正風俗本曹判書趙明鼎捉囚究問則洙麟泛稱遲晚 判付內祖得雖行已無狀非

關係倫常亦非強竊則或笞或叱使之自新猶父猶子之間事
理當然其所偷賣者不過冊書馬匹則囚鎖着庫者已無人理
而鐵錐以刺亦涉殘忍此等之事於婢僕決不可親自下手抑
何心手刺猶子乎渠則任自賣兄嫂之田宅而不知其愧反治
其侄之偷賣書冊渠已不精何心非侄乎昔有蘇瓊之言噫世
間難得者兄弟也其兄已亡奉其嫂其宜若事親七年逐鄉反
賣其田又有此殘忍之事於其兄之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耆賢若不蹴壁而入祖得將為拘囚中一鬼矣卽此一事於渠
斷案承款之前渠焉敢生踰圉圉乎噫名係士子則雖殘忍悖
倫者其皆付輕莫重三尺徒施於無勢殘民月三朔日四十都

下喧傳吁嗟耳目非聾瞽瞍而然也卽顧瞻之故也若無憲臣予何以聞之今於服湯之中特為下教則以糝糊遲晚修啓而來問其律名亦不過杖徒其若此將何以樹風教勵末世噫堂堂司寇之臣獨不若一義氣武士乎該堂並從重推考若是下教之後若終不遲晚殘忍無倫放恣欺君之洙麟杖殺之何惜嚴訊準次期於直招李洙麟更為嚴訊取服 判付內今覽直招供辭可謂一毫無隱噫頃者李命宿不忍聞也于今洙麟所為無倫叵測滅義殘忍究其心無異命宿可謂萬殺無惜雖然祖得旣已生存侄生叔償其亦如何故詢問僉議而予則曰續大典中亦有稟旨之語此亦伊後法官恐或輒引此律直為擬律

重補

故也若此之後祖得旣生施以此律之外無他道雖貸其頭此等無倫殘忍之人不可尋常酌處嚴刑三次後黑山島限已身定配

今上八年禮曹啓曰觀此幼學金樂仁上言則其父澈本以可臣之子年過六十父母之俱歿亦已五十餘年而異姓親安鼎周偽出禮斜使奉本生伯父可相之祀大凡繼後之法自是人倫至重之事必待門長公議之定而惟彼安哥乃以異姓之親擅移他人之祀實是變恠不可不詳查歸正安鼎周金樂仁並令法曹嚴查稟處云傳曰依議施行可也曹回啓鼎周乃以金哥之外孫圖出禮斜以澈立后誠是理外依律重繩云

判付依允

重補

十二年昌原金龍煖擊錚原情內矣身同姓四寸國臣出沒京鄉用債徵族非止一再而今五月鄭恭元朴世應等稱以司圃署監差而蔚山防堰錢一千五百兩國臣用債不納圖出該署關文求得請東到付本邑啖囑本官矣父着以重枷棍隅搗足勒捧定日故矣身來訴刑曹查問該署初無是事而恭元世應與國臣知矣身上京查實之機逐日告官懸罰矣父又加鞭扑仍以致命云曹啓判付內金國臣所為果如其言如許亂倫悖常之漢不可不如法痛繩以償其叔之冤死一體詳查以聞曹草記內鄭恭元朴世應押來查實則招內昌原人金國臣錢

重補

一千五百兩付置其叔仁大處若以國臣為防堰物主假托官錢推出於其叔云故圖囑本官勒捧的實云敢啓 傳曰所謂金國臣之罪無異於殺其叔雖非用意而手犯由我之律烏可免乎國臣生出獄門所謂風化何以修明與京中年利輩符同作奸特不過總功之察分付該道嚴囚營獄待用刑處分 傳曰嶺南待用刑蕩滌中昌原金國臣罪關倫綱不可尋常處之依前判下各別嚴刑俾遐土知有尊風化之教

十三年本曹啓目罪人沈和鎮招內矣嫡三寸叔不慎言語不詐人之有無或發驚心之言一家人亦有聞知而駭然曰此不變通將有難保家族之禍云故矣身往見嫡六寸果有酬酢云

判付內所謂沈和鎮削籍降為庶人付之攸司先問奪嫡之謀次覈誣叔之罪予意在於扶倫而正俗大抵叔猶父侄猶子猶子而告猶父何異於子告父藉令渠之所言是實是信不知父子之倫常者能識君臣之分義乎揆以王政決不可聽施况沈挾為人每認以撲愚自初以不問於挾牢定者非特為渠地而已且近來告訐成習看作媒逕甚至有和鎮侄告叔之舉此而不已將使奴焉而告主妻焉而告夫躑躅之漸不可忽也以誣叔奪嫡置之當律渠安敢發明况渠招中云云便可謂半承款第有一事合商量者青平家無論遠近嫡庶本派血屬只有和鎮一人和鎮死則青平之後斬焉絕矣且和鎮之以渠家內事

往議於前郡守沈載鎮也只以慶變當否與之相議語次間雖發登徹二字渠既無自告之跡則誅心之律止於島配或不至失刑和鎮依昨日筵教加刑絕島定配

已上倫紀